



□ 12
476
13



十三經注疏

毛詩三

仁13
476
13

18
13

樂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

三之一

九
齊
商
周
魯
鄭
孔

鄘柏舟詁訓傳第四陸曰鄘音容鄭云紂都以南日鄘王云王城以西曰鄘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共伯 侯之世子。共音恭下同姜居羊反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諡姜姓也蚤音早僖許其反史記作釐曹大家音疏 柏舟二章章七句至以絕之。正義曰作柏舟詩者言其共姜自誓也所以自誓者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不嫁其父母欲奪其意而嫁之故與父母誓而不許更嫁故作是柏舟之詩以絕止父母奪已之意此誓云已至死無他心與鄭伯誓母云不及黃泉無相見皆豫為來事之約即盟之類也言衛世子者依世家共伯之死時釐侯已葬入釐侯羨自殺則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辭言世子以別於眾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之類也春秋公羊之說

云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左氏之義既葬稱君與此不同此詩便文說事非史策屬辭之例也言共伯者共諡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言早死者謂早死不得為君不必年幼也世家武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則未必有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即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其妻蓋少猶可以嫁喪服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是於禮得嫁但不嫁為善故云守義禮記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是夫妻之義也此敘其自誓之由也自誓即下云至死矢靡他是也但上四句見已所以不嫁之由下二句乃追恨父母奪已之意。箋共伯僖侯之子。正義曰史記僖字皆作釐列女傳曰曹大家云釐音僖則古今泚彼柏舟在彼中河。箋中河河中字異而音同也。泚彼柏舟在彼中河。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泚芳劍反處昌慮反。髮彼兩髦實維我儀。髮兩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箋云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味爽而朝亦櫛纒笄總拂髦冠綏纓。髦本又作僂徒坎反髦音毛說文作髣音同。禮子生三月剪髮為髥長大作髦以象之髥音丁果反味

莫背反朝直遙反櫛側也反纒色蟹。之死矢靡它。矢誓反又色綺反總子孔反綏汝誰反。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它心。它音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諒信也母也。我天謂父也。只音紙。疏。泚彼至人只。正義曰言泚亮本亦作諒力尚反。然者彼柏木之舟在彼中河是。其常處以與婦人在夫家亦是其常處今我既在夫家矣又髮然著彼兩髦之人共伯實維是我之匹耦言其同德齊意矣其人雖死我終不嫁而父母欲奪已志故與之誓言已至死誓無變嫁之心母也父也何謂尚不信我也而欲嫁我哉。傳髦者至之飾。正義曰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髦注云兒生三月剪髮為髥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內則注云髦者用髮為之象幼時髦其制未聞髮至眉亦無文故鄭云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是子事父母之飾也言兩者以象幼時髦則知髦以挾衾故兩髦也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云士既殯而脫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則脫髦諸侯小斂而脫之此共伯之死時僖侯已葬去髦久矣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飾故箋引世

子昧爽而朝明君在時事也髦者事父母之飾也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箋兩髦至綏纓。正義曰以共伯已死不忍斥言故以兩髦言之也世子昧爽平旦而朝君初亦如是櫛髦乃櫛纓笄內則注云纓所以韜髮者也笄今之簪則著纓乃以簪約之又著總又拂髦而著之故內則注云拂髦振去塵而著之既著髦乃加冠又著綏纓然後朝君也禮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寢門外朝即昧爽也又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世子亦是命士以上故知昧爽也文王之為世子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者鄭立云文王之為世子也非禮之制故不與常世子同也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端鞞紳注云端立端士服也庶人以深衣然則命士以下亦於雞鳴之時朝者命士以下當勉力從事因早起而適父母之所不至為朝也異宮者則敬多故內則注云異宮崇敬是也但文王之為世子加隆焉故雞初鳴而至寢門耳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櫛纓笄總拂髦冠綏纓端鞞紳搢笏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昧爽而朝更不言衣服之異則纓笄以下同故云亦櫛纓笄總拂髦冠綏纓也禮記文王世子云親疾世子親齊玄冠而養蓋亦衣不端矣不并引端鞞紳搢笏者以證經之兩髦故盡首服而已

士冠禮曰皮弁笄爵弁笄注云有笄者屈紉為絃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然則此冠言綏纓則無笄矣上言纓笄者為纓而著笄也問喪曰親始死雞斯注云雞斯當為笄纓是著纓必須笄也。傳天謂父。正義曰序云父母欲奪而嫁之故知天謂父也先母後。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髣彼兩髦天者取其韻句耳。實維我特。特匹也。特如字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之死矢靡慝。慝邪邪似嗟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

夫人許穆夫人。牆在良反茨徐資反頑五緇。疏。牆有茨反宣公庶子昭伯名也烝之升反載馳序注同。三章章六句至不可道。正義曰此注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謂之君母鴉之奔奔則主刺宣姜與頑亦所以惡公之不防閑詩

宜為善以配君子今子之反為不善之行欲云如之何乎深疾之。傳能與至尊卑。正義曰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註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所謂髮髻服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所謂髮髻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者亦髻也此與已髮相合為紒故云所謂髮髻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笄連副則為副之飾是衡笄也故追師又云追衡笄註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笄垂于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紉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言珈者以玉珈於笄為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故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此副及衡笄與珈飾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故云所以別尊卑也。箋珈之至未聞。正義曰以珈字從玉則珈為笄飾謂之珈者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如漢之步搖之上飾也步搖副之遺象故可以相類也古今之制不必盡同故言古之制所有未聞以言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無文也。傳委委至不潤。正義曰傳以陳人君之德而駁宣姜則以為內有德也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人李巡曰寬容之美也孫炎曰委委行之美佗佗長之美郭

璞曰皆佳麗美豔之貌傳意陳善以駁宣姜則以為內實有德其言行可委曲德平易李巡與孫炎略同則委委佗佗皆行步之美以內有其德外形於貌故傳互言之委委者行可委曲佗佗者德平易也由德平易故行可委曲德平易即如山如河是也鄭以論宣姜之身則或與孫郭同為宣姜自佳麗美豔行步有儀長大而美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耳無取於容潤也。傳象服至為飾。正義曰以下傳云綸翟羽飾衣則象非畫羽也言服則非掃明以象骨飾服唯尊者為然故云尊者所以為飾象骨飾服經傳無文但推此傳其理當然。箋象服至之屬。正義曰箋以經言象服則非首服也以象骨飾服則書傳之所未聞下云其之翟也明此為綸翟闕翟也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以人君之服畫日月星辰謂之象故知畫翟羽亦為象也故引古人之象以證之阜陶謨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獨言日月星辰者取證象服而已故略之也。傳有子至不善。正義曰傳意舉善以刺惡故也。玼今玼今其之翟也。玼鮮盛貌綸翟闕翟羽飾衣也箋云侯伯夫人之服自綸翟而下如王后焉。玼音此又且禮反說文云新色鮮也

字林云鮮也音同玉篇且禮反云鮮明貌沈云毛及呂忱並作毗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潔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毗後作瑳字鮮音仙

鬢髮如雲不屑髭也 鬢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用髮為善○鬢真忍反說文云髮稠也服虔註左

也象之掃也 耳也掃勅帝反摘也摘他狄反本亦作搯音同本又作搯又作謫並非

揚且之皙也 揚眉上廣皙也反徐子餘反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如帝箋云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為淫習之行○謫音帝莊如字

本又作壯側**疏**此兮至如帝○毛以為夫人能與君子偕亮反與音餘

也又其鬢髮如雲言其美長不用髮而自潔美也又以玉為之瑱也又以象骨為之掃也又其眉上揚廣且其面之色又

白皙既服飾如此其德又稱之其見尊敬如天帝何由然見尊敬如天乎由其瑱實如天何由然見尊敬如天帝乎由其審諦如帝故能與君子偕老今夫人何故淫亂而不瑱實不審

人何由見尊敬如天乎何由見尊敬如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既由衣服顏色以見尊敬何故反為淫昏之行乎○傳禴翟至飾衣○正義曰傳以翟雉名也今衣名曰翟

故謂以羽飾衣猶右手秉翟即執真翟羽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繪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不用真羽孫毓云自古

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旒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

以羽飾故也鄭義為長○傳鬢黑至美長○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有仍氏生女鬢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玄妻

服虔云髮美為鬢詩云鬢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以髮美故名玄妻是鬢為黑髮也○箋鬢髮至為善○正義曰鬢一名

髮故云鬢髮也說文云髮益髮也言已髮少聚他人髮益之哀十七年左傳曰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日

姜鬢是也不潔鬢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為髮而自潔美故云不用髮為善○傳瑱塞至摘髮○正義曰既夕記云瑱

塞耳充耳是也或曰充耳淇奧云充耳琇瑩是也以象骨搔

詩疏三之一

首因以為飾名之掃故云所以摘髮葛履云佩其象掃是也
○傳尊之至如帝○正義曰傳互言之言尊之如天明德如
天也言審諦如帝則亦尊之如帝故經再云胡然也運斗樞
云帝之言諦夫人審諦似帝德故云如帝則如天亦然元命
包云天之言瑱則此蓋亦為瑱取其瑱實也毛不明說天帝
同別不可知也二者皆取名以見德也此章論祭服言其德
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卒章論事君子見賓客之服故以
美女言之是以內司服注引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
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玼兮玼
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
者之義與禮合矣鄭雖非舉善駁惡其以類根配與傳同也
○箋帝五帝至之行○正義曰天帝名雖別而一體也以此
別設其文為有帝王之嫌故云帝五帝謂五精之帝也春秋
文耀勾曰倉帝其名靈威仰赤帝其名赤熛怒黃帝其名含
樞紐曰帝其名白招拒黑帝其名汁光紀是也此責夫人之
辭故言何由然而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
莊與是覆上以責之此云反為淫昏之行卒章箋云淫
昏亂國者以下經云邦之媛也因有邦文故言亂國○**玼**
兮玼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緜是緼袿也禮有展衣
者以丹縹

為衣裳覆也緜之靡者為縹是當暑袿延之服也箋云后妃
六服之次晨衣宜白縹緜緜之感感者展衣夏則裏衣縹緜
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禮衣○
玼七我反說文云玉色鮮白展涉戰反註展衣皆同沈張輦
反縹側救反靡也緜勅之反緼息列反袿符袁反穀戶木反
延以戰反又如字蹙子六反衣於既反著也下裏衣同裏如
字舊音吏見賢遍反於君**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清
子一本無子字禮陽戰反
清明也揚廣揚**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展誠也美女
而顏角豐滿○**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為媛箋云媛
者邦人所依倚以為媛助也疾宣姜有此盛服而以淫昏
亂國故云然○媛于眷反韓詩作媛媛取也倚於綺反○**疏**
玼兮至媛也○毛以為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服此玼
兮玼兮其鮮盛之展衣以覆彼縹緜之上縹緜是當暑緼去
袿延烝熱之服也子之夫人非直服飾之盛又目視清明而
眉上平廣且顏角豐滿而德以稱之誠如是德服相稱之人
宜配君子故為一國之美女兮今夫人何為淫亂失事君子
之道而不為美女之行乎○鄭以言宣姜服飾容貌如是故
一邦之人依倚以為媛助何故反為淫昏之行而亂國乎○
傳禮有至之服○正義曰言衣服之內有名展衣者其衣以

故知美目清兮清為目下。傳美女為媛。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君子之援助然則由有美可以援助君子故云美女為媛箋以為責非夫人之辭當取援助為義故云邦人所依倚以為援助因顏色依為美女故知邦人依之為援助是不稱其外責其為內之不稱故說各殊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止衛之公室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禮會中之野。竊干疏桑中三章章七句至不可止。正義曰節反弋羊識反疏作桑中詩者刺男女淫怨而相奔也由衛之公室淫亂之所化是故又使國中男女相奔不待禮會而行之雖至於世族在位為官者相竊其妻妾而期於幽遠

之處而與之行淫時既如此即政教荒散世俗流移淫亂成風而不可止故刺之也定本云而不可止下有然字此男女相奔謂民庶男女世族在位者謂今卿大夫世其官族而在職位者相竊妻妾謂私竊而與之淫故云期於幽遠非為夫婦也此經三章上二句惡衛之淫亂之主下五句言相竊妻妾期我於桑中是期於幽遠此敘其淫亂之由經陳其淫亂之辭言公室淫亂國中男女相奔者見衛之淫風公室所化故經先言衛都淫亂國中男女相奔及世族相竊妻妾俱是相奔之事故序揔云刺奔經陳世族相奔明民庶相奔明矣經言孟姜之等為世族之妻而兼言妾者以妻尚竊之況於妾乎故連言以協句耳謂之竊者蔽其夫而私相奸若竊盜人物不使其主知之然既上下淫亂有同亡國故序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是以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是也。箋衛之至之野。正義曰此惠公之時兼云宣公者以其言由公惑淫亂至於政散民流則由化者遠矣此直言公室淫亂不指其人而宣公亦淫亂故并言之也序言相竊妻妾經陳相思之辭則孟姜之輩與世族為妻也故知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矣爰采唐矣洙之鄉矣於何采唐必洙之鄉猶言欲為

淫亂者必之衛之都惡衛為淫。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亂之主。沫音妹。惡烏路反。○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箋云淫亂之人誰思乎。乃思
美孟姜也。孟姜列國之長女。而思與淫亂疾世族在位有是惡
行也。○行下孟反。箋同。列國之女。○期我乎桑中。要我
一本作列國之長女。長音丁。丈反。○期我乎桑中。要我
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
厚已也。與我期於桑中。而要見我於上宮。其送我則
於淇水之上。○要於遙反。注下同。淇音其。衛水也。○疏采
至矣。○正義曰。人欲采唐者。於何處淫亂乎。必之衛之都言沫鄉。唐
矣。以與人欲淫亂者。於何處淫亂乎。必之衛之都言沫鄉。唐
所生衛都淫所主故也。又言衛之淫亂甚矣。故雖世族在位
之人相竊妻妾與之期於幽遠而行淫。乃云我誰思乎。乃思
美好之孟姜與之為淫亂。所以思孟姜者。以孟姜愛厚於我
與我期往於桑中之野。要見我於上宮之地。又送我於淇水
之上。愛厚於我如此。故思之也。世族在位。猶尚如此。致使淫
風大行。民流政散。故陳其辭以刺之。○傳唐蒙萊名。○正義
曰。釋草云。唐蒙萊。女蘿。女蘿。菟絲。舍人曰。唐蒙萊名。○正義
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郭璞曰。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

故三四異也。以經直言唐而傳言唐蒙也。類弁傳曰。女蘿菟
絲。松蘿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草又云。蒙王女孫炎曰。蒙唐也。
一名菟絲。一名王女。則通松蘿王女為六名。○傳沫衛邑。
正義曰。酒誥註云。沫。邾紂之都。所處也。於詩國屬邾。故其風
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邾也。然則沫為邾都。故言沫
邾後三分。殷畿則紂都屬邾。譜云。自紂城而南。據其大率。故
言衛邑。紂都朝歌。明朝歌即沫也。○箋於何至之主。○正義曰。
殷武傳曰。邾所也。則此沫之鄉。以爲沫之所矣。沫邑名。則采
唐不於邑中。但摠言於其所耳。不斥其方。下云之北。之東。則
指其所在。采之處矣。言衛之都謂國所在也。時衛之淫風流
行。徧於境內。獨言都者。淫風所行。相習成俗。公室所在。都九
甚焉。故舉都為主。國外承化。淫亦可知。言淫亂主者。猶左傳
云。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然言淫在
其都。而君不禁。似若為之主。然故言惡衛為淫亂之主。○箋
淫亂至惡行。○正義曰。知孟姜列國之長女者。以衛朝貴族
無姓姜者。故為列國列國。國姜姓。齊許申呂之屬。不斥其國。未
知誰國之女也。臣無境外之交。得取列國女者。春秋之世。因
聘逆妻。故得取焉。言孟故知長女下孟。孟弋孟庸。以孟
類之。蓋亦列國之長女。但當時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

○傳桑中至之地。正義曰經桑中言期上官言要傳并言所期者見設期而相要一也爰采麥矣

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子也也期我乎

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

沫之東矣箋云葑蔓菁。葑字容反菁音精又子形反。云誰之思美孟庸

矣庸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

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鶉之不若也

刺宣姜者刺其與公子頑為淫亂行不如禽鳥疏

鶉音純鶉鶉鳥鶴鳥南反行下子孟反下皆同宣姜下二句責公不防閑也頑與宣姜共為此惡而獨為刺

宣姜者以宣姜衛之小君當母儀一國而與子淫尤為不可

故作者意有所主非謂頑不當刺也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亦是惡頑之亂鶉之奔奔鶉之疆疆鶉則奔奔鶉則疆疆然

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人之無良我

以為兄良善也兄謂君之兄箋云人之行無疏鶉之至

正義曰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鶉則鶉自相隨疆疆然各

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為母頑則為子而與之淫亂失其

常匹曾鶉鶉之不如矣又惡頑言人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

為兄而不禁之也惡頑而責惠公之辭。箋奔奔至匹耦。

正義曰序云鶉鶉之不若則以奔奔疆疆為相匹之善故為

居有常匹定本集註皆云居有常匹則為俱者誤也表記引

此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故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

之無良我以為君君國小君箋云疏傳君國小君。

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疏正義曰夫人對

襄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詩疏三之三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

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

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

家殷富焉春秋閔公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

戴公以廬於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定丁侯反下同定星名爾雅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衛為狄所滅一本作狄人本或作衛懿公為狄所滅非也漕音曹據如羊反說音悅

熒迴丁反廬力居反疏定之方中詩者美衛文公也衛國為狄人所

滅君為狄人所殺城為狄人所入其有遺餘之民東徙渡河

暴露野次處於漕邑齊桓公攘去戎狄而更封之立文公焉

交易而營造宮室既得其時節又得其制度百姓喜而悅之

民既富饒官亦充足致使國家殷實而富盛焉故百姓所以

美之言封者衛國已滅非謂其有若新造之然故云封也言

徙居楚丘即二章升墟望楚卜吉終臧是也而營宮室者而

首章作于楚宮作于楚室是營宮室也建城市經無其事因

徙居而始築城立市故連言之毛則定之方中揆之以日皆

為得其制既得其制則得時可知鄭則定之方中得其時揆

之以日為得其制既營室得其時樹木為豫備雨止而命駕

辭說于桑田故百姓說之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是悅之辭也

國家殷富則駮牝三千是也序先言徙居楚丘者先言所徙

之處乃於其處而營宮室為事之次而經主美宮室得其時

制乃追本將徙觀望之事故與序倒也國家殷富在文公末

年故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明其駮牝三

千亦末年之事也此詩蓋末年始作或卒後為之。箋春秋

至國焉。正義曰此序揔說衛事故直云城衛不必斥懿公

載馳見懿公死而戴公立夫人之唁戴公時故言懿公為狄

人所滅實滅也而木瓜序云衛國有狄人之敗者敗滅一也

但此見文公滅而復興載馳見國滅而唁兄故言滅木瓜見

國敗而救之故言敗是文勢之便也閔二年左傳曰狄人侵

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

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祈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

子流三二

三

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日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駢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是為狄所滅之事傳言滅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得志於中國杜預云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為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為文是春秋書入之意也詩則據實而言以時君死民散故云滅耳言東徙渡河則戰在河北也禹貢豫州滎波既豬注云沈水溢出河為澤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其在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如禹貢之注則當在河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之既敗而渡河在河北明矣故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故河北亦有滎澤但在河南多耳故指其豬水大處則在豫州此戰於滎則在其北畔相連猶一物故云此其地也左傳又曰及敗宋桓公逆諸河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其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漕是宋桓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廬於漕之事杜預云廬於漕也言國都亡滅且舍於此也此戴公廬於漕戴公時也傳唯言戴公之立不言其卒而世家云戴公申元年卒復立其弟文公二十年五年文公卒案經僖二十五年衛侯燬卒則戴公之立其年

即卒故云一年然則狄以十二月入衛懿公死其月戴公立而卒又文公立故閔二年傳說衛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服虔云戴公卒在於此年杜預云衛文公以此年冬立是也戴公立未踰年而成君稱盜者以衛既滅而立不繫於先君故臣子成其喪而為之謚而為之謚者與繫世者異也又言僖二年齊桓城楚丘而封衛者春秋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左傳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是也左傳無攘戎狄救衛而封之木瓜序云救而封之與此一也左傳無攘戎狄救衛之事此言攘戎狄者以衛為狄所滅民尚畏狄閔二年傳曰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至僖二年又帥諸侯城楚丘於是戎狄避之不復侵衛是亦攘救之事不必與狄戰故樂緯稽耀嘉云狄人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均註云救謂使公子無虧戍之公羊傳曰以城楚丘為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是戍漕城楚丘並是救之也也滅衛者狄也兼言戎者戎狄同類協句而言之序自攘戎狄而封之以上揔說衛事不指其君故為狄所滅懿公時也野處漕邑戴公時也攘戎狄而封之文公時也自文公徙居楚丘以下指說文公建國營室得其制所以美之故箋云於是文公立定之方申作于楚宮四方楚宮楚丘之宮而建國焉

定之方申作于楚宮

詩疏三之一

百

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箋云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昏中而
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
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揆度也度日出日
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官也箋云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
宮室宗廟為先廢庫為次居室為後。揆蔡癸反度待洛反
下同視字又作眠。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音同廢居又反。樹此六木於宮者曰其長大可伐以為
椅梓屬箋云爰曰也樹側巾反椅於宜反草木疏云梓實桐皮
琴瑟言豫備也。榛側巾反椅於宜反草木疏云梓實桐皮
曰椅也梓音子漆。疏定之至琴瑟。毛以為言定星之昏
音七長丁丈反。準極以正其北作為楚丘之宮也度之以日影度日出之影
與日入之影以知東西以作為楚丘之室也東西南北皆既
正方乃為宮室別言宮室異其文耳既為宮室乃樹之以榛
栗椅桐梓漆六木於其宮中曰此木長大可伐之以為琴瑟
言公非直營室得其制又能樹木為豫備故美之。鄭以為
文公於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之時謂夏之十月以此時而
作為楚丘之宮廟又度之以日影而營表其位正其東西南
北而作。楚丘之居室室與宮俱於定星中而為之同度日影

而正之各於其文互舉一事耳餘同。傳楚宮至立楚宮。
正義曰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
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今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
毛公前然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
河南矣又此二章升漕墟望楚丘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
南明矣故疑在東郡界中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屬
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
在東郡杜云濟陰也毛公魯人而春秋時魯有仲梁懷為毛
所引故言魯人當六國時蓋承師說而然。箋定星至四方
正義曰傳雖不以方中為記時亦以定為營室方中為昏正
四方而箋以為記時故因解其名定為營室及其方中之意
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
室中為正北言定星昏中而正四方於是可營制宮室故
謂之營室是取爾雅為說也然則毛不取記時而名營室者
為視其星而正南北以營宮室故謂之營室又云定星昏而
正中謂小雪時小雪者十月之中氣十二月皆有節氣有中
氣十月立冬節小雪中於此時定星昏而正中也又解中得
方者由其體與東壁相成故得正四方以於列宿室與壁別
星故指室云其體又壁居南則在室東故因名東壁釋天云
婦觜之口營室東壁也孫炎曰婦觜之口鄭則口開方營室

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云是也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
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丘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則
諸侯先為之城其城文公乃於其中營宮室也建城在正月
則作室亦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裁
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為土功之時以歷校之僖二年閏
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為得時也箋
言定星中小雪時舉其常期耳非謂作其楚宮即當十月也
如此則小雪以後方興土功而禮記云君子既蜡不興功者
謂不復興農功而非土功也月令仲秋云是月也可以築城
郭建都邑者秦法與周異仲冬云命有司曰土事無作亦與
左傳同然則左傳所云乃是正禮而召誥於三月之下營洛
邑之事於周之三月起土功不依禮之常時者鄭志荅趙商
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
否則由欲觀民之意故不依常時也。傳度日南至南北。正
義曰此度日出日入謂度其影也故公劉傳曰考於日影是
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槩以縣視以影為規識日出
之影與日入之影畫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既定乃為位而
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影
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為規以

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影端以至日入既則為
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
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影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
是揆日瞻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注度日出日入
之影不假於視定視極而東南西北皆知之此傳度日出入
以知東西視定極以正南北者考工之文止言以正朝夕無
正南北之語故規影之下別言考之極星是視極乃南北正
矣但鄭因屈橫度之繩即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此不為
乖也唯傳言南視定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云畫參諸日
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
箋以定為記時異於傳也傳以視定為正南北則四句同言
得制非記時也。傳室猶宮。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
謂之宮郭璞曰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故云
室猶宮也。箋楚室至為後。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
通而言之其對文則異故上箋楚宮謂廟此楚室謂居室別
其文以明二者不同也故引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
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明制有先有後別設其文也縣與斯
干皆述先作宗廟後營居室也。傳椅梓屬。正義曰釋木
云椅梓也舍人曰梓一名椅郭璞曰即楸也湛露曰其桐其
椅桐椅既為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為梓屬言梓屬則椅

梓別而釋木椅梓為一者陸機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
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箋云樹此六
木於宮中明其別也定本

楚與堂景山與京

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
山京高丘也箋云自河以東夾於

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
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慎之至也。虛起居反本或作
墟夾居洽反濟節

終然允臧

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
命龜田能施命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

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
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使所吏反能說如字鄭志問曰
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
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偁本又作謂又
作誅皆力水反說文云謂禱也累功德以

疏

升彼至允臧
正義曰此追

地矣又望其傍堂邑及景山與京丘言其有山林之饒高丘
本欲遷之由言文公將徙先升彼漕邑之墟矣以望楚丘之
求福也誅謚也為卿大夫一本無卿字。疏
徒居楚丘而建國焉。傳虛漕至高丘。正義曰知墟漕墟
者以文公自漕而徙楚丘故知升漕墟蓋地有故墟高可登
之以望猶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升墟而
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丘有堂邑楚丘本亦邑也但今
以為都故以堂繫楚丘而言之釋詰云景大也故知景山為
大山京與山相對故為高丘釋丘云絕高為之京郭璞曰人
力所作也又云非人為之丘郭璞曰地自然生則丘者自然
而有京者人力所為形則相類故云京高丘也公劉箋云絕
高為之京與此一也皇矣傳曰京大阜也以與我陵我阿相
接類之故為大阜。箋自河至濟水。正義曰箋解楚丘所
在故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言楚丘在其間禹貢云道洸水
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又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
北會于汶是濟自河北而南入於河又出而東楚丘在於其
問西有河東有濟故云夾於濟水也。傳龜曰卜至大夫。
正義曰大卜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是建國必卜之繇云爰
契我龜是也大遷必卜而筮人掌九筮一曰筮更注云更謂
筮遷都邑也鄭志荅趙商云此都邑比於國為小故筮之然

則都邑則用筮國都則卜也此卜云終吉而僖三十一年又
遷于帝丘而言終善者卜所以決疑衛為狄人所滅國人分
散文公徙居楚丘與復祖業國家殷富吉莫如之後自更以
時事不便而遷何害終然允臧也傳因引建邦能命龜證建
國必卜之遂言田能施命以下本有成文連引之耳建邦能
命龜者命龜以遷取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爾大筮有常
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
饗士喪卜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如此之
類也建邦亦言某事以命龜但辭亡也田能施命者謂於田
獵而能施教命以設誓若士師職云三日禁用諸田役注云
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其類也大司馬職云斬牲以
左右狗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田所以習戰故施命以戒
眾也作器能銘者謂既作器能為其銘若栗氏為量其銘曰
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
則是也大戴禮說武王盤孟几杖皆有銘此其存者也銘者
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為戒也使能造命者謂隨前事
應機造其辭命以對若屈完之對齊侯國佐之對晉師君無
常辭也升高能賦者謂將帥能誓戒之若鐵之戰趙鞅誓
其事勢也師旅能誓者謂將帥能誓戒之若鐵之戰趙鞅誓
軍之類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

也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答曰兩讀或云說者說
其形勢或云述者述其古事則鄭為兩讀以義俱通故也喪
紀能誄者謂於喪紀之事能累列其行為文辭以作諡若子
囊之誄楚恭之類故曾子問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以
作諡是也祭祀能語者謂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為言語若
荀偃禱河廟噴禱祖之類是也君子由能此上九者故可為
九德乃可以列為大夫定本集注皆云可謂有德旨與俗本
不同獨言可以為大夫者以大夫事人者當賢著德盛乃得
位極人臣大夫臣之最尊故責其九能天靈雨既霽人命
子諸侯嗣世為君不可盡責其能此九者靈雨既霽人命
彼信人星言風駕說于桑田
風早也文公於雨下令至駕者雨止為我晨早駕欲往為辭
說于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信音官徐古患反說文云
小臣也星言韓詩云星精也說毛始銳反。匪直也人庸君
舍也鄭如字辭說見賢遍反為于偽反。匪直也人庸君
秉心塞淵
秉操也箋云塞充實也。馱牝三千
馱馬與牝馬也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
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

先君兼邨鄙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與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駮牝上音來馬六尺已上也下頻忍反徐扶死反上時掌反種章。疏靈雨至三勇反下同過禮一本作過禮制復符富反。曰此章說政治之美言文公於善雨既落之時命彼信人云汝於雨止星見當為我早駕當乘之往辭說於桑田之野以教民之稼穡言文公既愛民務農如此則非直庸庸之人故秉操其心能誠實且復深遠是善人也既政行德實故能與國以致殷富駮馬與牝馬乃有三千可美之極也。傳信人主駕者。正義曰以命之使駕故知主駕者諸侯之禮亡未聞信人為何官也。傳馬七尺至牝馬。正義曰七尺曰駮牝人丈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此三千言其摠數國馬供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舉駮牝以互見故言駮馬與牝馬也知非直牝而七尺有三千者以諸侯之牝三千已多明不得獨牝有三千駮人職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駮馬六尺此天子國馬有三等則諸侯國馬之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田車高下各有度則諸侯亦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駮馬高六尺獨言駮馬者舉中言之。箋國馬至美之。正義曰言國馬謂君之家馬也其兵賦則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也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皆校人文也其天子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推校人而計之校人又曰凡頌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廢廢一僕夫六廢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注云二耦為乘自乘至廢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廢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駮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駮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由此言之六廢成校校有左右則為十二廢即十二閑故鄭又云每廢為一閑明廢別一處各有閑衛故又變廢言閑也以一乘四匹三乘為阜則十二匹三阜為繫則三十六匹六繫成廢以六乘三十六則二百一十六匹故云自乘至廢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應乾之策謂變者為揲著用四四九三十六謂一爻之數純乾六爻故二百一十六也以此校有左右故倍二百一十六為四百三十二駮馬三之又三乘此四百三十二為千二百九十六匹此天子之制雖駮馬數言三良亦以三駮之數其廢為一閑諸侯言六閑馬四種則不種為二閑明因駮三良之數而分為三閑與上三種各一閑而六閑皆二百一十六匹以六乘之故諸侯千二百九十六

匹也是以校人又云大夫四閑馬二種鄭因諸侯不種為二
 閑亦分駕馬為三故注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
 馬各一閑其駕皆分為三也是也故鄭志趙商問曰校人職天
 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為三十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
 種為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為千七百二十八
 匹商案大夫食縣何由能供此馬司馬法論之一甸之田方
 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稅以給
 王其餘三甸裁有十二匹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矣答曰邦國
 六閑馬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馬二種又
 當八百六十四今子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國君之制非民之
 賦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與於
 天子國馬之數是鄭計諸侯大夫之明數也趙商因校有左
 右謂二廩為一閑故其數皆倍而誤鄭以十二廩即十二閑
 數諸侯大夫閑數駕與良同故云子以何術計之鄭以諸侯
 之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而此亦諸侯之國馬有三千過制明
 非始文公所從遠矣故本之先君言由衛之先君兼邾鄆而
 有之謂有此邾鄆之富而馬數過禮制故今文公過制也然
 則三千之數違禮者也而校人注引詩云駮北三千王馬之
 大數者以三千與王馬數近相當故
 因言之其實此數非王馬之數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 三之一

卷之三
 三之一

定之方中
 三章章七句

黃中棫

毛詩注疏校勘記

三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柏舟

故作是詩以絕之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之下有也字後磨去考文古本有案古本非據唐石經但其本每多也字而偶合

卽下云至死矢靡他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傳作它正義作他它他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此不誤浦鏗云之誤至非也傳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它心正義取此

蓋亦衣不端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不當元誤是也

之死矢靡慝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昭云唐石經初刻慝作匿誤後改從今本考傳慝邪也釋文慝他得反皆可證也

○牆有茨

此注刺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注作註案皆誤也浦鏜云註當主字誤是也

茨蒺藜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藜作藜案藜字是也釋文藜音黎正義今上有蒺藜之草皆可證

君本何以不防閑其母

閩本明監本毛本本誤奈

○君子偕老

行可委曲蹤迹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蹤誤縱案此傳當作從與羔

羊傳字同釋文委委下云行可委曲蹤迹也乃易為今字耳非釋文本此傳作蹤也羔羊傳釋文云從字亦作蹤可證

何謂不善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何作可案可字是也正義云可謂不善云如之何乎又云可謂不善言其善也是其證

唯祭服有衡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筓本周禮天官追師文傳引其成語耳非合衡筓為一

物也衡垂於當耳筓橫於頭上彼注云王后之衡筓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紕懸瑱筓卷髮者是衡筓本二物也孔疏引之乃云唯祭服有衡筓垂於副之兩旁云於衡下增一筓字而不引筓卷髮者是以釋衡者釋筓矣今考陳此說是也陳又云案大雅追琢其章疏引追師注衡下無筓字安知此疏非傳寫之誤其說非也此筓字是正義增之故不備引筓卷髮者所以傳合傳文也下云編次則無衡筓亦可證不得以大雅正義例之

以玉珈於筓為飾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珈當作加下云珈之以言加者是也

李巡曰寬容之美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皆誤寬是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皆

玼兮玼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玼音此引沈

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潔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然舊本

皆前作玼後作瑤字段玉裁云玼一作瑤後人乃分別二章
三章今考陸氏之意不以沈爲然但舊本皆爾故不定爲一
字正義本標起此考至如帝後章瑤兮至媛也與釋文本
同周禮內司服釋文云玼音此劉倉我反本亦作瑤與下瑤
字同倉我反此玼瑤一字之證

其之翟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掄字又作掄狄
本亦作翟狄在掄下明是傳字非經字也經字無
作狄者考文古本經傳皆作狄采釋文而有誤

揚且之皙也
小字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皙誤哲唐石經
相臺本作皙案皙字是也五經文字云皙相承
多從日非說文皙人色白也从白析聲皆在白部可證釋文
當亦本作皙今誤

由其填實如天
閩本明監本毛本填誤瑱案填字是也
下填實及言填爲瑱凡四字並同

此以禮見於君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於君子一本
無子字正義云又解展衣所用云此以禮

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是正義本無子字也考鄭內司服
注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此諸侯夫人故變文言
君與葛覃傳進見於君子對朝事舅姑者不同或因經首
君子字而誤衍當以一本爲長考文古本有子字采釋文
揚廣揚而顏角豐滿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傳當
本作揚且之顏者廣揚而顏角豐滿
自引經附傳而傳之復舉經文者往往刪去故此傳割裂
而不可通今考正義標起止云傳清視至廣揚是其本已
如此讀以揚字逗廣揚句絕也卷首鄭氏箋下正義云未
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可知毛爲詁訓與經別行者
正義所不見也

以爲媛助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媛作
援考文古本同案援字是也正義引爾雅孫
炎注云君子之援助然是其證也以援解媛所謂詁訓之
法亦見說文媛字下

祿者實祿衣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祿者當作綠衣
者見綠衣序下正義今周禮注作祿亦
誤也

中喪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士誤中是也

因名眉目曰揚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目疑衍字是也

既名眉為揚目為清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明疑衍字是也

此及猗嗟傳云揚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廣下浦鏜云脫揚字是也

因顏色依為美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依當作已此說箋意謂即使不言媛而顏色已為美女故媛當為援助也

○桑中

刺男女淫怨而相奔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亂誤怨是也

期我於桑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期我於剡添者一字是我字衍也此但說期不取我字

以其言由公惑淫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室誤惑是也

釋草又云蒙王女

閩本明監本毛本又誤文王誤玉下二王女同案今爾雅作玉者亦誤

下孟口口孟弋孟庸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下孟弋孟庸案此十行闕二字閩本以下輒改

者非

○鶉之奔奔

言其居有常匹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脫其字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居有常匹則為俱者誤也此與定本集注同

刺宣姜與頑非匹偶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偶作耦案所改是也正義標起止云

至匹耦凡箋匹耦字皆從未正義亦然偶字誤餘同此

○定之方中

衛為狄所滅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衛為狄所滅本或作狄人一本作衛懿公為狄所滅非也
正義云是為狄所滅之事又云故為狄所滅懿公時也皆指序而言是正義本與釋文同其自為文則多言狄人非其本有人字也考序於此及載馳木瓜凡三言狄人文例宜同當以有者為長考文古本作衛懿公為狄人所滅采釋文而合兩本為一

戰于熒澤而敗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熒作榮案釋文熒迴丁反考周禮左傳與此同字皆作熒唯尚書釋文作榮榮字誤也此正義當本亦是熒字今作榮者或合併以後改之耳餘同此

建成市

補案成當作城

故直云城衛

補案城當作滅卽序衛為狄所滅也形近之譌

其在縣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在其誤倒是也

宋桓公逆諸河霄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宵誤霄是也考沿革例載杜昭二十

年注霄從公故字與此同皆形近之譌

作于楚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作為楚丘之宮也下句同考此乃正義說經之義耳非其本經字作為也序下正義云而首章作于楚宮作于楚室可證詩經小學云案喪大記注云為或作于聲之誤也李善文選注引作為楚宮作為楚室所謂以破引之考文古本作為采正義

其體與東壁連

相臺本同小字本壁作辟閩本明監本毛本壁誤壁案辟字是也釋文辟音壁正義云由其體與東壁相成辟壁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如此耳非正義本作壁也考壁字古作辟左傳辟司徒是其證爾雅釋文云辟本又作壁此星有人居之角象宜為壁其說非也考文古本作壁采正義而誤閩本以下正義中壁皆誤壁。按周禮注辟宿字亦作辟古多用辟

而作楚丘之居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作下脫為字上文可證

疑在今東郡界今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今字作中案所改是也

北言定星

補案北當作此形近之譌

媿背之口鄭則口開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鄭當作歎因別體俗字鄭作歎歎作歎

而譌左襄卅年正義引作媿背之歎脫口字非也孫炎媿背之口四字複舉經文也下云人歎則口開方營室東辟四方似人之開口故名媿背之口

水昏正而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裁當作裁形近之譌

終然允臧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然誤焉案正義云終然信善又云何害終然允臧也皆可證明監本毛本正義中下然字亦誤焉

可謂有德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集注也正義云君子由能此上九者故可為九德乃可以列為大夫定本集注皆云可謂有德音與俗本不同依此則正義本不如此也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當是可為九德

先升彼漕邑之墟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皆作虛正義作墟虛墟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云傳虛漕可證釋文虛本或作墟非正義本

又出於陶丘

閩本明監本毛本又作東案所改是也曹譜正義引作東

可謂有德音

閩本明監本毛本音案所改是也

馬七尺以上曰駮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以上時掌反沿革例云諸本皆馬七尺曰駮唯余仁仲本有以上二字以釋文考之舊有是也考正義云七尺曰駮度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此彙括傳及周禮耳諸本乃誤從之刑

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今誤令案矣當作異見周禮校人疏山井鼎

云覺恐較誤非也盧文弨云覺即較字是也詳見其鍾山札記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

三之一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蝮蝮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

國人不齒也不齒者不與相長稚。蝮蝮上丁計反。下都動反。爾雅作蝮蝮音同。長丁丈反。疏

蝮蝮三章章四句至不齒。正義曰作蝮蝮詩者言能止當時之淫奔衛文公以道化其民使皆知禮法以淫奔者為恥其有淫之恥者國人皆能惡之不與之。

為齒列相長稚故人皆恥之而自止也。蝮蝮在東莫之

敢指蝮蝮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箋云虹天氣之戒尚無敢指者况淫奔之

女誰敢視之。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婦人生而有

虹音洪一音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疏蝮蝮至

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惡之甚。遠于萬反下同惡烏路反下惡之皆同。疏

正義曰此惡淫奔之辭也言虹氣見於東方為夫婦過禮之戒君子之人尚莫之敢指而視之况今淫奔之女見為過惡

我誰敢視之也既惡淫奔之女因即就而責之言女子有適
人之道當自遠其父母兄弟於理當嫁何憂於不嫁而為淫
奔之過惡乎。傳蝮蝮至敢指。正義曰釋天云蝮蝮謂之
雩蝮蝮虹也郭璞曰俗名為美人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
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蝮此與爾雅字小異音實同是
為虹也序云止奔而經云莫之敢指是虹為淫戒故言夫婦
過禮則虹氣盛也夫婦過禮謂不以道妄淫行夫婦之事也
月令孟冬虹藏不見則十月以前當自有虹言由夫婦過禮
者天垂象因事以見戒且由過禮而氣更盛不謂比平無虹
也。天垂象因事以見戒且由過禮而氣更盛不謂比平無虹
之戒不以淫為懼諱然故莫之敢指也。朝齊于西崇朝
其雨。齊升崇朝也從且至食時為終朝箋云朝有升氣於
之道亦性自然。齊子西反徐又子。女子有行遠兄弟
父母疏。朝齊至父母。正義曰言朝有升氣於西方終朝
子生則必當嫁亦性自然矣故又責之言女子生有適人之
道遠其兄弟父母何患於不嫁而為淫奔乎。傳從且至終

朝。正義曰以朝者早旦之名故爾雅山東曰朝陽今言終
朝故至食時矣左傳曰子文治兵終朝而畢子玉終日而畢
是終朝非竟日也。箋朝有至自然。正義曰視稜注云齊
虹也詩云朝齊于西則齊亦虹也言升氣者以齊升也由升
氣所為故號虹為齊鄭司農亦云齊者升氣是也上蝮蝮虹
也色青赤因雲而見此言兩微則與彼同也視稜掌十輝之
法以觀妖祥注云輝謂日光氣也則齊亦日之光氣矣蝮蝮
亦日光氣但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方虹見東方無在
日傍之時鄭注周禮見齊與此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
同故引以證非謂此為妖祥也。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
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箋云懷思也乃如是之。大無信也不
人思昏姻之事乎言其淫奔之過惡之大。大無信也不
知命也。不待命也箋云淫奔之女大無貞絜之信又不
知昏姻當待父母之命惡之也。大音泰註同。

蝮蝮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
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息亮疏。相鼠三章章
反篇內同。疏四句至禮儀

正義曰作相鼠詩者刺無禮也。由衛文公能正其羣臣使有禮儀，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者由文公能化之。使有禮而刺其無禮者，所以美文公也。凱風美孝子而反以刺君，此刺無禮而反以美君作者之本意然也。在位無禮儀，文公不黜之者，以其承先君之化，弊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為闇昧之行。箋云：儀，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行儀為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疏，相鼠至何為。正義曰：文公禮者，故刺之。視鼠有皮，猶人之無儀，何則？人有皮，鼠亦有皮，鼠猶無儀，故可恥也。人無禮儀，何異於鼠乎？人有威儀，為貴人，而無儀則傷化敗俗，此人不死，何為若死則無害也。箋視鼠至者同。正義曰：大夫雖居尊位，為闇昧之行，無禮儀而可惡，猶鼠處高顯之居，偷食苟得，不知廉恥，鼠無廉恥，與人無禮儀者同，故喻焉。以傳曰：雖居尊位，故箋言雖處高顯之居，相鼠有齒人而無止。止，所止息也。箋云：止容以對之。相鼠有齒人而無止。止，孝經曰：容止可觀，無儀不死何為。以有威儀為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疏，相鼠至何為。正義曰：文公禮者，故刺之。視鼠有皮，猶人之無儀，何則？人有皮，鼠亦有皮，鼠猶無儀，故可恥也。人無禮儀，何異於鼠乎？人有威儀，為貴人，而無儀則傷化敗俗，此人不死，何為若死則無害也。箋視鼠至者同。正義曰：大夫雖居尊位，為闇昧之行，無禮儀而可惡，猶鼠處高顯之居，偷食苟得，不知廉恥，鼠無廉恥，與人無禮儀者同，故喻焉。以傳曰：雖居尊位，故箋言雖處高顯之居，相鼠有齒人而無止。止，所止息也。箋云：止容以對之。相鼠有齒人而無止。止，孝經曰：容止可觀，無

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也。相鼠有體

無禮節也。體支。疏。傳體支體。正義曰：上有皮，有齒已指體也。疏。體言之明，此言體非偏體也。故為支體。人而

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遄，速也。過市專反。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

以善道也。賢者時處士也。旄音。疏。干旄三章章六句

作干旄詩者，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故處士賢者樂告之，以善道也。毛以為此敘其由，臣子多好善，故賢者樂告以善道。經三章皆陳賢者樂告以善道之事，鄭以三章皆上四句言文公臣子建旄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好善見其好善。下二句言賢者樂告以善道也。箋賢者時處士也。正義曰：以臣子好善，賢者告之，則賢者非臣子，故云處士也。士者，男子之大稱，言處者，處家未仕為官，鄉飲酒，註云：賓介處士賢者，鄉大夫賓之以獻於君，是未仕也。子子

干旄在浚之郊

也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

外曰野箋云周禮孤卿建旄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建

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子居熱反又居列反浚

蘇俊反旄之然。素絲紕之良馬四之。紕所以織組也

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箋云素絲者以爲縷以

縫紕旄旗之旒縷或以維持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

旄而來又識其乘善馬四之者見之數也。紕毛符至

反鄭毗移反組音祖旄音留縷所銜反何沈相沾反。彼

姝者子何以畀之。姝順貌畀予也箋云時賢者既說此

之心誠愛厚之至。姝赤朱反。疏。子至畀之。毛以爲

畀必寐反與也注予同說音悅。疏。衛之臣子好善故賢者

樂告之以善道言建子然之干旄而食邑在於浚之郊此

好善者我願告之以素絲紕組之法而御善馬四轡之數以

此法而治民也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猶如御者執轡

於此馬騁於彼以喻治民立化於已而德加於民使之得所

有文章也賢者願以此道告之賢者既願告以御衆之德又

美此臣之好善言彼姝然忠順者之子知復更何以予之言

雖有所告意猶未盡也。鄭以爲浚郊處士言衛之卿大夫

建此子然之干旄來在浚之郊以素絲爲縷縫紕此旄旗

之旒縷又以維持之而乘善馬乃四見於已也故賢者有善道

樂以告之云彼姝然忠順之子好善如是我有何善道以予之

言心誠愛之情無所恡。傳子至曰野。正義曰謂之干旄

者以注旄於干首故釋天云注旄首曰旄李巡曰旄牛尾著干

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縷郭璞曰載旄於

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也如是則干之首有旒有羽也故周禮

序官夏采註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

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注云綏

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也言大夫之旄

者以經言干旄唯言干首有旄不言旒縷明此言干旄者乃

是大夫之旄也周禮孤卿建旄衛侯無孤當是卿也大夫者

詩疏三之三

四

常云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鄱建施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
夫也州里縣鄱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如鄭之意則以鄉遂同
建旗鄉之下有州為第二黨為第三黨為第四黨為第五
比為第六其遂之下有縣縣為第二黨為第三黨為第四黨
遂內縣正鄱師及六鄉內族師間胥比長等五人鄱建旗謂六
遂內縣正鄱師及六鄉內族師間胥比長等五人鄱建旗謂六
鄭大夫三年賓賢能之鄉亦大夫故鄉飲酒亦大夫諸侯之
與州長班同則亦士也黨鄱在州縣之下或亦為士鄱族以
下卑則皆非士矣上章朝臣言卿大夫則此各亦有大夫兼
鄉遂與州縣也卿大夫以下及不命之士等職位雖卑皆問
善道其可互約別圖於後鄉旗州旗黨旗族旗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
也。總子孔反駢七南反見之
以兩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馬則八轡矣駢馬五轡者御
車之法駢馬內轡納於缺唯執其外轡耳駢馬馬執一轡服

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經有四之五之六之
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少而後多傳稱漸多之由
為說從內而出外上章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駢
馬益一轡故言五之也下章又加一駢更益一轡故六之也
據上一轡之為服馬此加一駢乃有五故言五轡也王肅云古
者一轡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轡謂之駢本從一
謂之麗般益以駢謂之駢周人又益一駢謂之駢本從一
駢而亦謂之駢經言駢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
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
轡車以兩馬為服傍以一馬駢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
林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錯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
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軼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
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云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
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牡彭彭武
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魯僖所乘四牡駢駢周道委遲
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
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互之聞也周禮校
人掌三馬之政凡領良馬而養乘之也尚書顧命四圍馬為
乘此一圍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
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

詩疏三之三

六

何不以馬與圍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
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箋以素
至之飾。正義曰前云子牙干旗皆不言組飾釋天說龍旗云
飾以組而此郭大夫鄉遂之官亦有組飾九旗皆不言組飾
皆以組為飾故郭璞曰用綦組飾旒之邊是也。彼姝者子
何以予之子子干旌在浚之城。析羽為旌城都城
素絲祝之良馬六之。祝織也四馬六轡箋云祝當作
也。祝毛之六反鄭之蜀。屬屬著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
反著直略反沈知略反。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干旌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
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
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

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

漕邑者謂戴公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
河處之於漕邑而立戴公焉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
於宣姜所生也男子先生曰兄。閔一。疏。載馳五章首章
本作愍密謹反唁音彦弔失國曰唁。一。疏。載馳五章首章
四句四章六句卒章八句至是詩。正義曰此載馳詩者許
穆夫人所作也閔念其宗族之國見滅自傷不能救之言由
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故立戴公暴露而舍於漕邑
宗國之小力弱不能救故且欲歸國而唁其兄但在禮諸侯
國之父母終唯得使大夫問於兄弟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
尤之故賦是載馳之詩而見己志也定本集注皆云又義不
得則為有字者非也上云許穆夫人作又云故賦是詩作賦
一也賦以作詩所以鋪陳其志故作詩名曰賦左傳曰許穆夫
人賦載馳是也此思歸唁其兄首章是也又義不得二章以
猶未卒明其五也然彼賦載馳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四章四
乃在卒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并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
所主欲為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左傳服虔注載馳五

章屬鄆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
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
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
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服氏既
云載馳五章下歷說唯傳有國者服虔意以傳稱四章義取
控於大國此卒章乃是傳之所謂四章也四章為許人所九
當之首章論歸唁之事揔其所思之意下四章為許人所九
而作之置首章於外以下別數為四章也言許大夫不嘉故
賦二章謂除首章而更有二章即此二章三章是也凡詩之
作首尾接連未有除去首章更為次弟者也服氏此言無所
案據正以傳有第四章之言故為此釋不杜氏并賦之說也
。滅者至曰滅。正義曰君死於位曰滅公羊傳文也春秋
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
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
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
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即昭二十三年胡子髡
沈子逞滅也。載馳驅歸唁衛侯。載馳驅歸唁衛侯。載馳驅
之類是也。載馳驅歸唁衛侯。載馳驅歸唁衛侯。載馳驅
侯戴公也。駢字亦作。驅馬悠悠言至于漕。貌漕衛

東邑箋云夫人願御者驅。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草行
馬悠悠乎我欲至于漕。大夫來告難於許時。跋。疏。載
水行曰涉。箋云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跋。疏。載
涉蒲末反。韓詩云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難乃且反。疏。載
至則憂。正義曰夫人言已欲驅馳而往歸於宗國以弔唁
衛侯故願御者馳馬悠悠然而遠行我欲疾至於漕邑我所
以思願如是者以衛大夫跋涉而告難於我我心則憂閱其
亡傷不能救故且驅馳而唁之鄭唯載之言則為異餘同。
齊侯失國曰唁。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次於陽州
是也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失國曰唁。唁何人斯云
弔生曰唁。左傳曰齊人獲臧堅齊侯使風沙衛唁之服虔云
傳云跋涉山川則跋者山行之名也言草行者跋本行草之
名故傳曰反首。芟舍以行。既。不。我。嘉。不。能。旋。反。旋。不。能。
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跋。既。不。我。嘉。不。能。旋。反。旋。不。能。
我思也。箋云既盡嘉善也。言。視。爾。不。臧。我。思。不。遠。不。
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兄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遠。不。
道救衛也。臧云爾女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施善。疏。既。不。
道救衛也。臧云爾女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施善。疏。既。不。

詩流三之三

八

言未收刈民將困也。芄薄紅反徐又符雄反長張丈反極至也箋云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控苦貢反引夷忍反又夷刃反援于眷反又音袁沈于萬反。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箋云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厚也箋云爾女無過我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厚也箋云爾女衆大夫也。疏。我行至所之。正義曰夫人冀得歸唁說已往君子也。疏。意我所以歸唁於衛者我比欲行衛之野觀其先芄然方盛之麥時未收刈明民困苦閱其國民故欲往行之又欲問衛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由誰因乎由誰至乎我之歸唁爲此而已爾許之大夫及國中君子無以我爲有過而不聽問爾之過我由不思念於衛汝百衆大夫君子縱有所思念於衛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由情不及已故不聽我去耳。箋欲求至誰至乎。正義曰此時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戴公是夫人所知不須問矣。又於時十二月也草木已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志在唁兄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嚮衛得於三月四月民飢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故鄭志答

趙商云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戴公廬潛及城楚丘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通於許夫人之意是也。

載馳五章一章八句二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衛淇奧詁訓傳第五鄭王俱云紂都之東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淇與上音其下音

於六反一音烏報反淇水名與隈也草木疏云與亦水名相息亮反疏淇與三章章九句至是詩。正義曰作淇

與詩者美武公之德也既有文章又能聽臣友之規諫以禮
法自防閑故能入相於周為卿士由此故美之而作是詩也
汚水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司諫注云以義正君曰規然則
方圓者度之準禮義者德之則正圓以規使依度猶正君以
禮使入德故謂之規諫諫干也干君之意而告之卒章傳曰
重較卿士之車則入相為卿士也賓之初筵云武公既入而
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為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
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為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為公
亦為卿士矣此云入相于周不兵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
知也若平王則為公而云卿士而卿為典事公其兼官故顧
命注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是也言美武公之德摠敘三章
之義也有文章即有斐君子是也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即切
磋琢磨金錫圭璧是也入相於周即充耳會弁猗重較兮是
也其餘皆是武公之德從可知也序先言聽諫自防乃言入
相於周者以先說在國之德乃言入相經亦先言其德盛聽
諫後陳卿士之車服為事次也諸言美者美所施之政教此
則論質美德盛學問自修乃言美其身之德故敘者異其文
也案世家云武公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而殺兄篡國得
為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故美之齊瞻彼淇奧
桓晉文皆纂絙而立終建大功亦皆類也。

瞻彼淇奧

綠竹猗猗

興也與隈也綠王芻也竹篇竹也猗猗美盛
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也綠竹並

如字爾雅作萊音同韓詩竹作薄音徒沃反云薄篇筑也石
經同猗於宜反隈烏迴反孫炎云水曲中也芻初俱反郭璞
云今呼白脚莎音蘇禾反一云即萊蓐草也蓐音辱篇竹
本亦作扁四善反又音篇郭四珍反一音布典反竹音如字
又勅六反韓詩作筑音同郭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
食又殺蟲草木疏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萊
竹也之烈一
本作之餘烈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匪文
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
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也匪木又作斐同芳尾反下同
韓詩作邛美貌也磋七何反琢
陟角反磨本又作摩莫何反瑟兮憇兮赫兮喧兮
瑟矜莊貌憇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喧威儀容止宣著也
憇遐板反韓詩云美貌說文云武貌赫呼白反喧况晚反
宣顯也
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諼忘也諼音况
宣顯也
與焉竹猗猗然美盛以興視彼衛朝之上則有武公質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疏

瞻彼至諼兮。正義曰視彼淇水隈曲之內則有王芻
與焉竹猗猗然美盛以興視彼衛朝之上則有武公質

美德盛然則王芻篇竹所以美盛者由得淇水浸潤之故武
公所以德盛者由得康叔之餘烈故又言此有斐然文章之
君子謂武公能學問聽諫以禮自脩而成其德美如骨之見
切如象之見磋如玉之見琢如石之見磨以成其寶器而又
能瑟兮顏色矜莊兮容裕寬大赫兮明德外見咺兮威儀
宣著有斐然文章之君子盛德之至如此故民稱之終不可
以忘兮。傳與隈至餘烈。正義曰隈隈釋丘文孫炎曰隈
水曲中也。又云隈內為隈李巡曰隈內近水為隈是也陸機
云隈隈明非毛誤釋草云某王芻舍人曰某一為王芻某氏
曰某鹿蓐也。又曰竹篇蓄李巡曰一物二名郭璞曰似小藜
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此竹篇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
皆引此詩明其同也陸機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
色高數尺今淇隈傍生此人謂此為綠竹此說亦非也詩有
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為王芻與篇竹異
也。二章綠竹青傳云茂盛卒章綠竹如簣傳云積也言茂
盛似如積聚亦為美盛也。又云有康叔之餘烈者烈業也美
武公之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業即謂以淇水比康叔以隈
肉比衛朝以綠竹美盛比武公質美德盛也。傳匪文章至
琢磨。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為文章

貌也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孫炎
曰治器之名則此謂治器加功而成之名也故論語注云切
磋琢磨以成寶器是也此其對例耳白圭之玷尚可磨則玉
亦得稱磨也故下箋云圭璧亦琢磨傳既云切磋琢磨之用
乃云道其學而成也指解切磋之喻也又言而能聽其規諫
以禮自脩飾如玉石之見琢磨則唯解球磨無切磋矣此經
文相似傳必知分為別喻者以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郭
璞曰骨象須切磋而為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又云如琢如磨
自脩也郭璞曰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脩飾也禮記大學文
同爾雅是其別喻可知。傳瑟矜莊至宣著。正義曰此四
者皆言內有其德外見於貌大同而小異也瑟矜莊是外貌
莊嚴也個寬大是內心寬裕赫有明德赫然是內有其德故
發見於外也咺威儀宣著皆言外有其儀明內有其德故釋
訓與大學皆云瑟兮個兮恂慄也赫兮咺兮威儀也以瑟個
者自矜持之事故云恂慄也言其嚴峻戰慄也赫咺者容儀
發揚之言故言威儀也其實皆是威儀之事但其文互見故
分瞻彼淇奧綠竹青青
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有匪

詩流三三

世

弁皮弁所以會髮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樂樂而處
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瑋音秀沈又音誘
說文作瑋云石之次王者弋久反瑋音榮徐又音營又音瑩
磨之瑩會古外反注同鄭注周禮則如字說文作瑩弁皮變
反瑩天見反縫符用反樂本又作礫 **疏**有匪至如星。毛
音歷又音洛朝直遙反下及下篇同 **疏**以爲有斐然文章
之君子謂武公其充耳以瑋瑩之石爲之會髮之弁文駁如
星言有其德而稱其服故宜入王朝而爲卿相也。鄭說在
箋。傳天子至會髮。正義曰案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
上公用龍侯用璜伯用將鄭注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
玉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禮記云周
弁殷嘒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者所以會髮可知
○箋會謂至視朝。正義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瑋
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
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武公所服非
爵弁是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
之縫中也弁師上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瑋又曰諸侯及孤
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瑋飾七子
男瑋飾五玉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入相於周自以本爵
爲等則玉用三采而瑋飾七故云飾之以玉樂樂而處狀似

星若非外士諸侯事王朝者則卿瑋飾六大夫瑋飾四及諸
侯孤卿大夫各依命數並玉用二采其韋弁飾與皮弁同此
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口視朝是也在朝
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諸侯亦皮弁以視朝以序云又
相於周故爲 **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
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簣 **有匪**
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有匪**
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
道其學 **寬兮綽兮倚重較兮** **善**
而於成也 **寬兮綽兮倚重較兮** **善**
仁於施舍。綽昌若反猗於綺反依也重直其茶反注同較
古岳反車兩傍上出軾也施如字又詩政反又式氏反 **善**

戲謔兮不爲虐兮 **善**
莊而時戲謔。謔香略反 **疏**有匪至虐兮。正義曰言有
弛本亦作施同式氏反 **疏**匪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器
德已成練精如金錫道業既就琢磨如圭璧又性寬容兮而
情綽緩兮既外脩飾而內寬引入相爲卿士倚此重較之車
情綽緩兮既外脩飾而內寬引入相爲卿士倚此重較之車

分實稱其德也。又能善戲謔，今而不為虐。今言其張弛得中也。傳：金錫至有質。正義曰：此與首章互文。首章論其學問，聽諫之時，言如器未成之初，須琢磨。此論道德既成之時，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傳以金錫言其質，故釋之言：此已練而精，圭璧舉已成之器，故本之言性有質，亦互文也。言金錫有其質，練之故益精，圭璧有其質，琢磨乃成器。故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之。傳：重較，卿士之車。正義曰：序云：入相於周，而此云：倚重較，分故云：卿士之車。與入注云：較，兩輪上出，較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案大車以子男入為大夫，得乘子男車，服則此重較謂侯伯之車也。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箋：綽兮謂仁於施舍。正義曰：謂有仁心於施恩惠，舍勞役，左傳曰：喜有施舍是也。俗本作人字者，誤定。本作仁。

淇奥三章章九句

考樂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窮處窮猶終也。樂薄寒反。[疏]考樂三章章四句至窮處。正義曰：作考樂詩者刺莊公也，刺其不能繼先君之業，故云窮處。窮，猶終也。樂，薄寒反。

能繼其先君武公之業，脩德任賢，乃使賢者退而窮處。於阿故刺之言先君者，雖今君之先以通於遠，要則不承繼者，皆指其父故。晨風云：忘穆公之業。又曰：棄先君之舊。臣先君謂穆公也。此刺不能繼先君之業，謂武公也。經三章皆是也。箋：窮猶終。正義曰：不以澗阿為窮處者，以經皆賢者怨君之辭，而言成樂在澗，成其樂之所在，是終處之義。故以窮為終也。考樂在澗，碩人之寬。考成樂也。山夾水曰澗。在於此澗者，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虛乏之色。澗，古晏反。韓詩作干云：堯堯之處也。樂音洛，下同。夾，古洽反。獨

寐寤言永矢弗諼箋云：寤覺，永長矢誓，諼忘也。在澗之惡志，在窮處，故云然。[疏]考樂至弗諼。正義曰：此篇毛傳所說不明，但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為大德之人，卒章碩人之軸，傳訓軸為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道義也。推此而言，則寬蕙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王肅之說，皆述毛傳，其注云：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道，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弘信，道篤也。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為毛論。鄭以為成

詩疏三三

樂在於澗中而不仕者是形貌大人寬然而有虛乏之色既
不為君用飢乏退處故獨寐而覺則言長自誓不忘君之惡
莊公不用賢者反使至飢困故刺之。傳山夾水曰澗。正
義曰釋山文也傳以澗為窮處下文阿陸亦為窮處矣故釋
地云大陸曰阿而下傳曰曲陵曰阿以大雅云有卷者阿則
阿有曲者於隱遯為宜釋地又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則陸
與阜類亦可以隱居也。箋成樂至之色。正義曰此經言
考樂文連在澗明碩人成樂在於此澗謂成此樂而不去所
謂終處也以寬適及軸言碩人之飢狀則碩人具其形也故
云形貌大人不以寬為寬德者以卒章言軸為病反以類此
故知為虛乏之色也不論其有德之事者以怨君不用賢有
德可知故不言也。箋在澗至云然。正義曰賢者志欲終
處於此澗而不仕君朝故云然。考槃在阿碩人之邁
若其更有仕心則不復自誓矣。獨寐寤歌永矢弗
過。箋云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也。過古禾反注同崔古臥反復符又反下同。考槃在陸
碩人之軸。軸進也箋云軸病也。疏。傳軸進箋軸病
軸毛音迪鄭直六反。疏。正義曰傳軸為

迪釋詁云迪進也箋以與陸為韻宜讀
為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
弗告。無所告語也箋云不復告君以善道。語魚據反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
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嬖補惠反
上時掌反僭

作念。疏。碩人四章章七句至憂之。正義曰嬖妾謂州吁
反。被答偶經四章皆陳莊姜宜答而
君不觀幸是為國人閔而憂之。碩人其頌衣錦褰
衣。頌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褰褰箋
云頌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後好頌頌然裝禪也國君
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為其
文之大著。頌其機反衣錦於旣反注夫人衣翟今衣錦同
褰苦迥反徐又孔穎反說文作鞶泉屬也擔昌占反伎本又
作姣古卯反下同禪音丹為于偽反大音泰下大于同舊音

詩疏三之三

左

勅賀。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

譚公維私東宮齊大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

兄弟皆正大。邢音形。疏碩人至維私。毛以為有大德

姬姓國譚徒南反國名。疏碩人之貌頎頎然長美衣此文

錦之服而上加以裝禕之禕衣在塗服之以來嫁者乃是齊

邢侯之子嫁為衛侯之妻又是東宮太子之妹嫡夫人所生為

君何為不荅之也。鄭以碩人為形貌碩大為異。傳頎長

至裝禕。正義曰猗嗟頎頎而長兮孔世家云頎然而長故

為長貌下箋云放放猶頎頎也與此相類故亦為長貌以類

宜重言故箋云頎頎然也王制云錦文珠玉書傳云衣文錦

故知錦文衣也以頎為大德錦衣為在塗之服故云夫人德

盛而尊嫁則錦衣經言衣錦裝衣上謂衣著下衣為衣服

丰云衣錦裝衣對裳錦裝裳裳非著名故箋云裳用錦與此

異也禕亦禕而在上故云加之以裝禕。箋莊姜至大著。

正義曰言莊姜儀容表狀乃長大而佳麗又俊壯美好頎頎

然也玉藻云禕為網故知裝禕衣也又解國君夫人當翟衣

而嫁今言錦衣非翟衣則是在塗之所服也錦衣所以加裝

者為其文之大著也故中庸云衣錦尚綢惡其文之大著是

也此夫人錦衣為在塗之服丰云錦衣錦裳庶人之妻嫁時

之服非為在塗與夫人異也士昏禮云女次紵衣纁紳士禮

故不用錦衣庶人之妻得與夫人同者賤不嫌也。傳東宮

至曰私。正義曰太子居東宮因以東宮表太子故左傳曰

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服虔云得臣齊太子名居東宮是也繫

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故箋云兄弟皆正大

經無弟而言弟者協句也釋親云男子謂姊妹之夫為私孫炎曰

生為妹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孫炎曰

同出俱已嫁也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邢

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耳春秋譚子手如柔荑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如凝脂

以君夫人新為妃耦宜親親之故也。夙退。韓詩退罷也。案禮記云朝廷曰退妃曰配。疏。碩人至君為言有大德之人。敖然其形貌長美。其初來嫁則說舍於衛之近郊。而整其車飾。則乘四牡之馬。驕然壯健。以朱飾其鑣。則鑣鑣然而盛美。又以翟羽為車之蔽。其車馬之飾。如此。乃乘之以入君之朝。既入朝。而諸大夫聽朝者。皆為早退。以君與夫人新為妃耦。宜相親幸。無使君之勞倦。此言莊姜容貌之美。皆用嫡夫人之正禮。君何為不答之乎。鄭以為形貌大人而倭好。長麗。敖然欲至於國。舍其在塗之服。而更正衣服於近郊。乃馳車馬以入國。餘同。傳。農郊近郊。而正義曰。以下云翟羽。以朝明此在國近郊。毛於詩皆不破字。明此說為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為舍常訓也。箋說當至近郊。正義曰。類前章衣錦娶衣。謂在塗之服。明至近郊。更正。翟衣而入國。故為翟。不言聲之誤。從可知。士喪禮云。兄弟不以翟進。雜記云。成風之翟。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翟。穀梁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翟。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翟。穀梁傳曰。衣袞曰翟。此春秋之遂也。翟於農郊之翟。與禮及春秋之翟。讀皆同也。禮與春秋之翟。謂之衣服。曰翟。贈死者。故何休云。翟猶遺也。以衣服可以遺人。因謂衣服為翟。雖遺吉之衣服。亦謂為翟。今俗語猶然。以禮文施於死者。故引俗語以

證之。傳云。衣被袞。此云衣服者。以夫人所更正而服之。不必為袞也。故云。衣服揔名也。前衣錦娶衣。在塗之服。則此為夫人所嫁之服。所嫁之服。禴翟之等也。以近郊服之。而入國。故為更正衣服於衛。近郊。又下言夫人車馬之飾。明此為正其所著之正服也。傳。禴飾至第蔽。正義曰。以言朱纒。朱為飾之物。故幘為飾。又解朱所飾之狀。故言人君以朱纒。纒。汗且因以為馬之飾。此纒。纒之狀。故言人君以朱纒。纒。之鑣也。故又云。鑣鑣盛貌。言既以朱飾其鑣。而四牡之馬。鑣也。鑣而盛。非謂唯鑣之盛。清人云。駟介。庶庶傳曰。盛貌。與此同也。車之所以有翟者。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車蔽也。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第。因以翟羽為之飾。巾車注引詩。乃云。此翟第。蓋厭翟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重翟。厭翟。謂蔽是也。傳。大夫至然後罷。正義曰。釋大夫所以早退之意。而兼言夫人者。以君聽外治。夫人聽內職。事與君皆同。大夫退。然後罷。故連言之。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適小寢。即聽也。又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夫人之於國。與后同。故知聽內事於正寢。雞鳴。笈云。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則似早退。由君者。以國之政。事君與大夫之所謀。若君早朝。事早畢。若晚朝。事晚畢。故云。卿大夫

詩疏三之三

疏

且罷歸是早晚由君也君出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
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
罷明非由於大夫。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
要事畢否大夫。

鱣鮪發發葭莢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揭
盛洋洋

也活活流也罟魚罟濊施之水中鱣鮪也鮪鮪也發發盛貌
葭莢莢葭也揭揭長也孽孽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揭武
壯貌箋云庶姜謂姪婦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
備而君何為不答夫人。洋音羊徐又音祥活古闕反又如
字鼠音孤濊呼活反馬云大魚綱目大罟罟也韓詩云流貌
說文云凝流也鱣陟連反大魚口在頷下長二三丈江南呼
黃魚與鱣全異鮪于軌反似鱣大者名王鮪小者曰叔鮪沈
云江淮間曰叔伊洛曰鮪海濱曰鮪發補末反馬云魚著罔
尾發發然韓詩作鱣葭音加莢他覽反玉篇通敢反揭其謁
反徐居謁反孽魚竭反徐五謁反韓詩作鱣牛過反長貌揭
欺列反徐起謁反韓詩作桀云健也罟音孤罟音古。疏傳
鮪音洛葭音盧亂五患反江東呼之烏葭音丘。疏傳
魚罟至送女者。正義曰釋器云魚罟謂之罟李巡曰魚罟
捕魚具也鱣鮪鮪鮪謂魚有二名釋魚有鱣鮪舍人曰鱣一

名鱣郭璞曰鱣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頷下
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即
是也釋魚又有鱣鮪孫炎曰鱣一名鮪郭璞曰鱣今鱣鮪白
魚鮪別名鮪江東通呼鮪為鮪舍人以鱣鮪為一魚孫以鱣
鮪為一魚郭璞以四者各為一魚陸機云鱣鮪出江海三月
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
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
可烝為臠又可為鮓魚子可為醬鮓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
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
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一名鮪肉色
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
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
則鱣鮪鱣鮪皆異魚也故郭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
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為一物是郭
謂毛傳為誤也葭莢莢葭釋草文李巡曰分別葭類之異名
郭璞曰葭莢也葭似葦而小如李巡云葭莢共為一草如郭
云則葭莢別草大車傳曰莢離也葭之初生則毛意以葭莢
為一草也陸機云葭或謂之莢至秋堅成則謂之莢其初生
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
以今語驗之則葭莢別草也桓三年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

詩流三三

九

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時齊衛敵國莊姜齊侯之子則送者
下卿也大夫卿之摠名士者男子之大稱故云庶士齊大夫
送女者。箋庶姜至廣饒。正義曰此為莊姜不見答而言
則非曰國中之女故為姪娣二者非一故稱眾也齊所以得
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之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流
也衛境亦有河知此是齊地者以庶姜庶士類之知不據衛
之河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

三之二

黃中模栞

中書堂藏書

黃中模栞

毛詩注疏校勘記

三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相鼠

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承上有不字案唐石經誤也正義云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又云以其承先君之化弊風未革不當有不字

孝經曰容止可觀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此亦釋文混入於注者也考十行本下脫圍山井鼎所云朱版上下相連者即此故閩本以下致誤也

韓詩止節

補毛本作則雖居尊

○干旄

有虞氏以為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綏當作綏又綏以旄牛尾為之同下文皆不誤可證

天子以下建旄之者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之誤旄案此之字當在建字上誤錯於此下又

詩經注疏校勘記

三

獨以爲卿之建旃者可證

去其旒異於此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作生案所改是也

服氏云六人維王之大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服上浦鐘云脫節字是也

則此名亦有大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當作各形近之譌

亦爲五見之也

小字本同相臺本爲作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字是也考文一本爲謂複出者

誤

互之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二元誤互是也

○載馳

又義不得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又義不得則爲有字者非也上文云有義不得歸正義本當是有字也下文云又義不得二章以下者既從定本集注卽改而說之也

爾女女許人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作爾汝也不當增加其字詳見上又注女字正義作汝乃易古字爲今字之例不當并注而改爲汝是其采正義之誤也以後盡同

猶升丘采其蠹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其字案無者是也

今人敗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當作之形近之譌

二章四句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作二章章四句案重者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亦誤不重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別起爲卷題毛詩注疏卷第三云

云誤也案山井鼎云宋板不分卷是也

○淇奧

司諫注云以義正君曰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規當作諫上引沔水箋已說規引

此說諫也

而云卿士而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而字作者案所改是也

竹篇竹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篇作篇案篇字是也正義不誤釋文綠竹下云竹篇竹也又篇竹本又作篇考爾雅說文及其餘字書無作篇者閩本以下正義中盡誤篇釋文亦有誤者今訂正

如切如磋

唐石經同小字本相臺本磋作瑳案此正義中字皆作磋釋文磋七何反爾雅釋文同考五經文字磋治也在石部瑳玉色鮮在玉部是唐人有以此字從石與瑳兮瑳兮字別者說文有瑳無瑳瑳本瑳之俗字耳此經及傳并小雅谷風大雅卷阿桑柔箋皆當本是瑳字周禮禮記二釋文亦作瑳

又言此有斐然文章之君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傳作匪正義作斐匪斐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釋文匪本又作斐同非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匪文章可證

陸機云淇與二水名

閩本明監本毛本與作隩案隩字非也陸機不與傳意同無取爾雅

會弁如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會古外反注同鄭注周禮則如字說文作會案說文會下引詩會弁如星許君稱詩當是毛氏而今毛詩不作會鄭箋之

弁皮弁所以會髮

小字本相臺本同段玉裁周禮漢讀考云疑有錯誤釋弁不當先於會一疑也據正義鄭箋乃有皮弁字毛不言皮弁二疑也云皮弁可以會髮以經釋文會弁似涉皮傳三疑也當云會髮所以會髮無弁皮弁三字為許叔重所本今考段說是也但釋文正義皆不作會鄭箋本毛詩或亦用會字傳云所以會髮是毛以為骨擿之可會髮者與說文所解合而會為會之假借鄭則仍如字讀之而以弁之縫中易傳也然則此傳作會所以會髮義可通

若非外土諸侯事王朝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事當仕字誤也

又相於周

補又當作入形近之譌

金錫練而精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練字是也此借練為鍊正義亦皆作練可證其不易為鍊而說之者即以鍊為正字不以練鍊為古今字也考文古本作練采正義閩本以下正義中練字盡改為鍊誤也

倚重較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倚作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倚字是也釋文倚於綺反正義云而此云倚重較兮序下正義云倚重較兮是也皆其證此經倚倚假借在作傳箋時人共通曉故不更說車攻兩驂不倚同節南山有實其猗傳猗滿也箋猗倚也因易傳故說之亦是謂倚倚假借也其此正義云倚此重較之車兮者易倚字為倚字而說之正義於古今字例如此與上下文直引經文者不同例也考文古本作倚采正義而誤經義雜記引曲禮正義荀子楊注文選李注皆作倚疑從犬者譌其記非也又據釋文正義石經說文繫傳羣經音辨以為唐人雖多引作人旁未若從犬者尤為信而可徵得之矣凡昔人引書或改或不改非有成例用之資證則可若以為典要則其失多矣

○考槃

使賢者退而窮處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處下有也字考文古本有亦偶合

過飢意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飢誤饑案五經文字云饑飢上穀不熟下餓也經典或借用下字依此則飢餓字從未有借為饑者明監本毛本誤甚餘同此

○碩人

國人閔而憂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昭云唐石經下有起上云至憂之是正義本當無此五字

不被荅偶

閩本明監本毛本偶誤遇案此荅偶二字出白華箋彼文偶作耦耦偶字同偶者人意相存偶也見儀禮記注即匪風箋之人偶還箋之揖耦不知者改為遇誤甚

碩人其頤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經義雜記云玉篇頁部引作頤人頤頤據鄭箋知詩頤字本重文六朝

時猶未誤其說非也考經文一字傳箋叠字者多矣如明星有爛箋云明星尚爛爛然等是也玉篇乃依箋叠字耳非六朝時經有作碩人頤頤之本也釋文云其頤其機反正義云有大德之人其貌頤頤然長美皆經文作其字之證

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孔下浦鏜云脫子字

衣翟釋文經衣錦下云注夫人大衣翟今衣錦同是釋文本作衣翟也正義云當翟衣而嫁今言錦衣非翟衣乃正義自為文但說注意耳不取與注相應也其箋當亦是衣翟不知者用正義文改注文考文古本夫人下衣錦下共有衣字采正義釋文又誤合之也

孔世家云

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孔下浦鏜云脫子字

女次紂衣纁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紂當作純因改純帛字遂并此而誤

蝻蟻蝻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蝻蟻蝻蟲又云今定本云蝻蟻蝻也無蟲字與爾雅合釋文蝻也音曷當以定本釋文本為長

故禮記云其頸五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依投壺文當七寸誤是也

瓠犀瓠瓣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釋草云瓠棲瓣也今定本亦然謂無下瓠字也釋文瓠瓣補遍反亦有當以定本為長

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蜻蜻誤青青非也以青

青釋蜻蜻所謂詰訓之法

美目盼兮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盼字是也 毛本同案盼字是也

朱幘鑣鑣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鑣鑣表驕反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洙爾雅云鑣謂之鑣

考傳云幘飾也人君以朱纁鑣扇汗且以為飾鑣鑣盛貌正義云此纏鑣之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故又云鑣鑣盛貌釋文誤以傳鑣解係鑣鑣下段玉裁云玉篇引詩朱幘德載驅作德德考廣雅云鑣鑣盛也說文引詩朱幘鑣鑣然則此經假借鑣為德也

庶庶傳曰盛貌與此同也

謂清人之庶庶與此鑣鑣字同非謂傳同訓盛也不知者改之耳

且罷歸

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且誤且下同是

要事畢否大夫

閩本明監本毛本大夫上有在字案所補是也

鱣鮪發發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撥後改發案初刻非也考釋文云發發補末反盛貌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是初刻依馬義而改用撥字也舊唐書譏石經字體乖師法此類是也

則非曰國中之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當目字誤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

三之三

卷之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

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

自悔喪其如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

泆也

或音花復扶又反背音佩喪息浪反如音配風福鳳

反泆

音逸 疏 若外言不入於閨內言不出於閨是有別也今交

見往來是無別也奔誘者謂男子誘之婦人奔之也華落色

衰一也言顏色之衰如華之落也或乃困而自悔者言當時

皆相誘色衰乃相棄其中或有困而自悔棄其如耦者故

敘此自悔之事以風刺其時焉美此婦人反正自悔所

以刺當時之淫泆也復相棄背以上揔言當時一國之事或

乃困而自悔以下敘此經所陳者是困而自悔之辭也上二

詩流三三

章說女初奔男之事下四章言困而自悔也言既遂矣

至於暴矣是其困也躬自悼矣盡亦已焉哉是自悔也

之蚩蚩抱布買絲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也

匪來買絲來即我謀箋云匪非即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一成為

匪我頓丘箋云

愆期子無良媒愆過也箋云良善也非我以欲過子之

將子無怒秋以為期將願也箋云將請也民欲為

期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

以與子為期將

疏本見誘之時有一民之善蚩蚩然頓

色敦厚抱布而來云當買絲此民於時本心非為來買絲但

來就我欲謀為室家之道以買絲為辭以來誘已我時為男

子所誘即送此子涉淇水至於頓丘之地與之定謀且為會

期男子欲即於夏中以為期已即謂之非我欲得過子之期

但子無善媒來告其期時近恐難可會故願子無怒於我與

子秋以為期鄭唯以將為請為異其以時對面與之言宜

為請傳氓民至布幣。正義曰氓民之一名對文則異故

遂人注云變民言也異內外也吐猶惜惜無知貌是其別也

其實通故下箋云言民誘已也論語及靈臺註皆云民者

冥也此婦人見棄乃追本男子誘已之時已所未識故以悠

悠天下之民言之不取於冥與無知既求謀已與之相識故

以男子之通稱言之送子涉淇將子無怒是也既因有廉恥

之心以君子所近而託號之以望復關是也以婦人號夫為

君子是其常稱故傳曰復關君子之所近又因男子告已云

爾卜爾筮已亦荅之云以爾車來也三章言士女者時賢者

所言非男女相謂也士者亦男子之大號因賢者所言故四

章言士貳其行也以蚩蚩言民之狀故云敦厚貌謂顏色敦

厚已所以悅之外府注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

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檀弓註云古者謂錢為泉布所以通

布貨財泉亦為布也知此布非泉而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

為幣泉則不宜抱之也載師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

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引詩云抱布買絲抱此布也司

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云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

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

筐篚是也。箋季春至賣絲。正義曰月令季春云后妃齊戒以勸蠶事是季春始蠶孟夏云蠶事既畢分繭稱絲是孟夏有絲賣之也欲明此婦人見誘之時節故言賣絲之早晚以男子既欲為近期女子請之至秋明近期不過夏末則賣絲是孟夏也。傳丘一成為頓丘。正義曰釋丘云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三成為崑崙丘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孟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敦音同。箋子者至會期。正義曰子者有德之名此男子非能有德直以子者男子之通稱故謂之為子也上云來即我謀男就女來與之謀也今此送之故知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又下云匪我愆期則男子於此與之設期也故知且為會期言且者乘彼坳垣以望復關近也箋云前既與民兼二事也。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時始秋也。坳俱毀反垣音袁所近附近之近鄉許。疏傳復關君子所近。正義曰復關者亮反本又作嚮。疏非人之名號而婦人望之故知君子所近之地箋又申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其近復關以託號此民故下云不見復關既見復關皆號此民為復關又知此

時始秋者上云秋以為期下四章桑之落矣為不見復關

泣涕漣漣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箋云既見

復關載笑載言言喜之甚爾卜爾筮體無咎

言龜曰卜筮曰筮體兆卦之體箋云爾女也復關既見此

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之。筮市制反體如字卦兆之體

也韓詩作履履幸也咎其九反音尸絲直又反卦兆之辭

也。疏傳體兆卦之體箋兆卦至定之。正義曰傳以經卜

絲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絲易曰困于石據于

蒺藜是卦之絲也二者皆有絲辭此男子實不卜筮而言皆

吉無凶咎者又誘以定之前因買絲以。以爾車來以我

賄遷賄財遷徙也箋云女復關也信其小筮皆吉故答

賄呼罪反。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

徑經定反。詩經卷之三

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

沃然鳩鵲鳴也食桑甚過

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箋云桑之未落
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
戒之鳩以非時食甚猶女子嫁不以禮耽非禮之樂。沃如
字徐於縛反甚本又作椹音甚桑實也耽都南反鵲音骨樂
音洛

下同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疏

可說。毛

箋云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 **疏** 桑之至不
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為節。行下孟反。以爲桑之未落之時其葉則沃沃然盛以興已色未衰之時
其貌亦灼灼然美君子則好樂於己已與之耽樂時賢者見
己爲夫所寵非禮耽樂故吁嗟而戒已言吁嗟鳩兮無食桑
椹猶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然鳩食桑椹過時則醉而傷其性
女與士耽過度則淫而傷禮義然耽雖士女所同而女思於
男故言士之耽兮尚可說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說說已時爲
夫所寵不聽其言今見棄背乃思而自悔。鄭以爲男子既
秋來見己已使之取車男子既去當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仲
秋之時國之賢者刺已見誘故言吁嗟鳩兮無得非時食椹
吁嗟女兮無得非禮與士耽士之耽兮尚可說說女之耽兮

則不可解說已時不用其言至季秋乘車而從之故今思而
自悔。傳桑女至禮義。正義曰言桑者女功之所起故此
女取桑落與未落以興已色之盛衰毛氏之說詩未有爲記
時者明此以爲興也言鳩鵲鳴者釋鳥云鳩鵲鳴某氏曰
春秋云鳩鵲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名鳴鳩月令云鳴
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宛彼鳴鳩
亦此鳩也陸機云班鳩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鳩鳩者以
鶻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爲喻故知非餘鳩也鳩食椹過時
者謂食之過多故醉而傷其性經直言無食桑椹而云過時
者以與士耽相對耽者過禮之樂則如食桑椹過時矣女與
士耽以過禮故爲傷禮義則時賢者戒女之過禮謂已爲君
子所寵過度不謂非禮之嫁爲耽也。箋桑之至之樂。正
義曰以上章初秋云以爾車來始令男子取車下章季秋云
漸車帷裳謂始適夫家則桑之未落爲仲秋明矣言士女則
非自相謂之辭故知國之賢者刺其見誘而戒之其時仲秋
則無椹賢者禁鳩食之由當時無也假有而食之爲非時以
非時之食椹以興非禮之行嫁故云耽非禮之樂鄭志張逸
問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荅曰禮樂者
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
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爲之小

雅論燕樂言作樂過禮以見厚意故亦言耽而文連和樂也
○箋士有至為節。正義曰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
功過相除齊桓晉文皆殺親戚篡國而立。桑之落矣其
終能建立高勳於周世是以功除過也。

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

裳隕惰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箋云桑之落矣

謂其時季秋也復闢以此時車來迎已徂往也我自是

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言此者明已之悔不以

女今貧故也幃裳童容也我乃渡深水至漸車童容猶冒此

難而往又明已專心於女。隕韻謹反湯音傷漸子廉反註

同漬也濕也帷位悲反隋字又作墮唐果反冒音墨難乃且

反。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爽差也箋云我心於女故無

行下孟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也。疏。桑之至其德

反註同。之落矣之時其葉黃而隕墜以興婦人年之老矣之時其色

衰而彫落時君子則棄已使無自以託故追說見薄之漸言

自我徂爾男子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而見困苦已不得

其志悔已本為所誘涉湯湯之淇水而漸車之帷裳而往今

乃見棄所以自悔也既追悔本之見誘而又怨之言我心於

汝男子也不為差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已也士也行無

中正故二三其德及年老而棄已所以怨也。鄭以為婦人

言已本桑之落矣其黃而隕之時當季秋之月我徂之爾家

自我徂汝家時已聞汝家三歲以來乏於穀食已貧矣我不

以汝貧之故猶涉此湯湯之淇水漸車之帷裳冒難而來言

已專心於汝如是今而見棄所以悔也餘同。傳帷裳婦人

之車。正義曰傳以大夫之車立乘有蓋無幃裳此言帷裳

者婦人之車故也傳於上章以桑為女功所起為興此桑落

黃隕亦興也其黃而隕既興顏色之衰則食貧在已衰之後

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謂至夫家三歲之後始貧乏於衣食

漸不得志乃追悔本冒漸車之難而來也故王肅曰言其色

黃而隕墜也婦人不慎其行至於色衰無以自託我往之汝

家從華落色衰以來三歲食貧矣貧者乏食飢而不充喻不

得志也。箋桑之至於女。正義曰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故

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其時季秋也上使以爾車來不見其

詩疏三之三

五

之情遇已漸薄已遭困苦所以悔言已先知此貧而來明已
之悔不以汝今貧之故直以二三其德思意疏薄故耳幃裳
一名童容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
謂翟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爲
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
之翟故雜記曰其轄有袞注云袞謂鼈甲邊緣是也然則童
容與翟別司農云謂翟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翟故謂之爲
翟車也此唯婦人之車飾爲然故士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
翟是也幃裳在傍渡水則濕言已雖知汝貧猶尚冒此深
水漸車之難而來明已專心於汝故責復關有二意也。三
歲爲婦靡室勞矣 箋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
興夜寐靡有朝矣 箋云無有朝者常早起夜臥非一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箋云言我也遂猶久也我既久
見酷暴。兄弟不知唾其笑矣 在家不知我之見酷
暴若其知之則唾唾然笑我。唾許意反又音熙笑見酷
也又一音許四反說文云大笑也虛記反又大結反靜言

思之躬自悼矣 悼傷也箋云靜安躬身也我安思
三歲至悼矣。正義曰婦人追說已無終則身自哀傷。疏
時顏色未衰爲夫所愛無室家之勞謂夫不以室家婦事以
勞於已時夫雖如此已猶不恃寵自安常自早起夜臥無有
一朝一夕而自解惰我已三歲之後在夫家久矣漸見疏薄
乃至於酷暴矣我兄弟不知我之見遇如此若其知之則唾
唾然其笑我矣我既本爲夫所誘遇已不終安靜而思之身
自哀傷矣。箋有舅姑曰婦。正義曰公羊傳曰稱婦有姑
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
贊見婦於舅姑是也。及爾偕老老使我怨 箋云及與也我欲與
舅姑是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 泮坡也箋云泮讀爲
反薄我使。淇則有岸隰則有泮 泮坡也箋云泮讀爲
我怨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 泮坡也箋云泮讀爲
皆有厓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泮音
判坡本亦作陂北皮反澤陂詩傳云障也吕忱北髮反云陂
阪也亦所以爲隰之限域也本或作破字未詳。總角之宴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
旦旦然箋云我爲童女未笄結

髮宴然之時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柔我其以信相誓且
且耳言其懇惻款誠。宴如字本或作艸者非且說文作思
思懇起很反惻本。不思其反。箋云反復也今老而使
亦作思楚力反。不思其反。我怨會不念復其前言。反
是不思亦已焉哉。箋云已焉哉謂此不可。疏。及爾
焉哉。正義曰言男子本謂已云與汝為夫婦俱至於老不
相棄背何謂今我既老反薄我使我怨何不念其前言也然
洪則有岸隰則有泮以自拱持今君子反薄而棄已放恣心
意曾無所拘制言洪隰之不如本我總角之宴然幼穉之時
君子與已言笑晏晏然和柔而相親與已為信誓許偕至於
老者且且然懇惻款誠如是及今老而使我怨是曾不思念
復其前言而棄薄我我反復是君子不思前言之事則我而
已焉哉無可奈何。箋我欲至我怨。正義曰以下云不思
其反責其不念前言則男子之初與婦人有期約矣則此及
爾偕老男子之辭故箋述之云我欲與汝俱至於老老乎汝
反薄我使我怨也言反薄我明及爾偕老男子之言也老者
以華落色衰為老未必大老也。傳泮坡箋泮讀至拘制。
正義曰以隰者下濕猶如澤故以泮為陂澤陂傳云陂澤障
是也箋以泮不訓為陂故讀為泮以申傳也但毛氏於詩無

易字者故箋易之其義猶不異於傳也畔者水厓之名以經
云有岸有泮明君子之無也故云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
拘制則非君子。傳總角至且且然。正義曰甫田云總角
非今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
笄也故箋云我為童女未笄內則亦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
衿纓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故內則注云故髮結之
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釋訓云晏晏柔也故此云晏晏和
柔又曰晏晏且且悔爽忒也謂此婦人恨夫差貳其心變本
言信故言此晏晏且且而自悔解言此之意非訓此字也定
本云且且猶怛怛。箋我為至款誠。正義曰箋言結髮宴
然之時解經總角之宴經有作艸者因甫田總角艸而誤
也定本作宴傳直云信誓且且然不解且且之義故箋申之
言且且者言懇惻為信誓以盡已款誠也。箋曾不復念其
前言。正義曰今定本云曾不念復其前言俗本多誤復其
前言者謂前要誓之言守而不忘使可
反復今乃違棄是不思念復其前言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

禮者也。籜籜竹竿以釣于淇興也籜籜長而殺也

禮以成爲室家。籜他歷反釣音弔殺色界反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箋云我

與君子爲室家乎君子疏遠已已無疏籜籜至致之。正

由致此道。遠如字又于萬反注同疏義曰籜籜然長而

殺之竹竿以釣於淇必得魚乃成爲善釣以興婦人嫁於夫

必得禮乃成爲室家今君子不以禮答已已豈不思與爾君

子爲室家乎但君子疏遠於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泉

已無由致此室家之道耳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源

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箋云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

有嫁於君子之禮今水相與爲左右而已亦以喻已不見答

疏傳泉源至大水。正義曰泉源者泉水初出故云小水

入大水合爲二之道猶婦人於君子有相親幸之禮今淇水

與泉源左右而已不相入猶君子與已異處不相親故以喻

已之不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箋云行道也女子有

而違婦禮。遠于萬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嗇佩玉

遠于萬反

遠于萬反

遠于萬反

遠于萬反

遠于萬反

遠于萬反

遠于萬反

遠于萬反

遠于萬反

遠于萬反

遠于萬反

遠于萬反

遠于萬反

之儼嗇巧笑貌儼行有節度箋云已雖不見答猶不惡君

乃可反說文云行淇水漉漉檜楫松舟漉漉流貌檜

有節也惡鳥路反淇水漉漉檜楫松舟柏葉松身楫

此傷已今不得夫婦之禮。漉本亦作漉音由檜古活反又

古會反木名檜木又作檜子葉反徐音集方言云檜謂之檜

或謂之檜釋名云檜捷也撥水舟行捷疾也檜音饒權直教

反。疏傳檜柏葉至而備。正義曰釋木云檜柏葉松身書

一也言檜所以擢舟以喻女所以配男此不答之詩以舟楫

喻男女故反而爲興言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

而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出遊思鄉衛之道箋云適異

歸耳。鄉本又疏傳出遊思鄉衛之道。正

作嚮同許亮反疏義曰今定本思作斯或誤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惠公以幼童

卽位自謂有

卽位自謂有

卽位自謂有

卽位自謂有

卽位自謂有

卽位自謂有

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為疏句至刺之。正
政以禮。芄音丸本亦作九芄蘭草名。句至刺之。正
義曰毛以為君子當柔潤溫良自謂無知而今而不然為驕
慢故二章章首一句及第四句是也。下二句言有威儀是無
禮也。次二句言佩觿佩鞮明雖幼而行成人之事不當驕慢
也。鄭以為幼而行成人之事當任用大臣不當驕慢上四句是
子則惠公時仍幼童童者未成人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也
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杜
氏以傳言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
娶之生壽及朔言為之娶於齊則宣公已即位也宣公以隱
四年冬立假命五年即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
而朔尚有兄壽則宣公即位三四年始生惠公也故疑為十
五六也且此自謂有才能則非身幼也經云能不我知是自
謂有才能刺之而言容璫之美。芄蘭之支。與也芄蘭草
故知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芄蘭之支。與也芄蘭草
當柔潤溫良箋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與
者喻幼穉之奉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恒蔓延於地蔓音萬
木或作蔓延於地。童子佩觿。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
者後人輒加耳。童子佩觿。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

猶佩觿早成其德。佩蒲對反依字從。雖則佩觿能不
人或玉傍作者非觿許規反解結之器。雖則佩觿能不

我知。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箋云此幼稚之君雖佩觿
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容儀可

○與音餘下佩鞮與同。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容儀可

遂遂然垂其紳帶悸然有節度。箋云容容刀也遂瑞也言

惠公佩容刀與瑞及垂紳帶三尺則悸然行止有節度然

其德不稱服。悸其季反韓詩。疏。芄蘭至悸兮。毛以為

作萃垂貌紳音身稱尺證反。疏。言芄蘭之支性柔弱阿

難以與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今君之德何以不溫柔而為

驕慢以與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今君之德何以不溫柔而為

溫柔何為今雖則佩觿而才能不自謂我無知以驕慢人也

君非直驕慢又不知為政當以禮而徒善其外飾使容儀可

觀兮佩玉璫璫兮垂其紳帶悸兮而內德不稱無禮以行

之。鄭以為言芄蘭之支以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

起以與幼稚之君以幼時恒闇昧於政有所任用乃能成其

德教君今幼稚何以不任用大臣君雖童子佩成人之觿則

當治成人之事君雖則佩觿欲治成人之事其才能實不如

我眾臣之所知何故不任大臣而為驕慢矣不知為政以禮

詩疏三三

九

徒善其威儀佩容刀與瑞玉及垂紳帶使行止有節度悻悻
兮而內無德以稱之。傳芄蘭至溫良。正義曰釋草云芄
芄蘭郭璞曰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機疏云一名羅摩幽
州人謂之雀瓢以此草支葉柔弱序刺君驕慢故以喻君子
之德當柔潤溫良。箋芄蘭至其政。正義曰以此大夫刺
之而下云能不知則刺其驕慢自專故易傳取其有所依
緣以與幼稚當須任用大臣也。傳觸所以至其德。正義
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觸右佩大觸所以至其德。正
笄者故知成人之佩內則注云觸如錐以象骨為之是可
以解結也又解童子而得佩成人之佩者由人君治成人之
事故使得佩以早成其德故也尚書注云人君十二而冠佩
為成人則似十二以上要人君雖未十二亦治成人之事不
必至冠也此解觸以成人自當佩之不必國君為父母在乃
服也下章鞞亦佩時有之舉以言焉不必國君常佩。傳不
自謂我無知。正義曰傳以此直責君驕慢言君於才能不肯
云能不知則大夫自我也。以君才能不如我所知因解其
見刺之意由自謂有才能而驕慢大臣故刺之。傳容儀至
節度。正義曰傳以此三者皆言兮故各為其狀孝經曰容
止可觀大東云鞞鞞佩璉璉本所佩之物因為其貌故言佩

王璉璉然帶之垂者唯神耳故知垂其紳帶也悻悻然有
節度揔三者之辭。箋容刀至不稱服。正義曰箋以容及
璉與帶相類則皆指體言也故為容刀與璉知紳帶垂三尺
者禮記玉藻云紳長制三尺是也。行止有節度亦揔三者之
辭也定本云然。芄蘭之葉。箋云葉猶支也。童子佩鞞。鞞
射御則佩鞞。箋云鞞之言沓所以強沓手指。鞞。傳鞞
夫涉反。鞞本又作泲音同。沓徒答反。強苦侯反。鞞。傳鞞
鞞之言沓。正義曰傳云鞞挾矢時所以持弦節也。著右手巨指
引士喪禮曰鞞用正玉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為之著右
臂大指以鞞。注諸侯亦用象骨以大夫用骨不必用象。推以上
用骨大射注諸侯亦用象骨以大夫用骨不必用象。推以上
鉤弦與車攻傳同則一也。拾一名遂以韋為之著於左臂所
以遂弦與鞞別。鄭以禮無以鞞為鞞者故易之為沓。士喪禮
曰纁極二注云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也。生者以
朱韋為之而三死用纁又二明不用也。知生用朱韋而三者
不用此是強沓手指也。車攻云泲拾既飲箋云手指相比次
亦謂巨指既著鞞左臂加拾右手手指又著沓而相比次也。

詩疏三之三

十

雖則佩鞶能不我甲

甲狎也箋云此君雖佩鞶與其

○甲如字爾雅同徐胡甲反韓詩作狎狎戶甲反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而歸公

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疏河廣二章

是詩○正義曰作河廣詩者宋襄公母本為夫所出而歸於

衛及襄公即位思欲嚮宋而不能止以義不可往故作河廣

之詩以自止也序言所思之意經二章皆言義不得往之事

○箋宋桓至自止○正義曰左傳云公子頑烝於宣姜生文

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

母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然子無出母之道故知當桓公

之時生襄公而出今繫之襄公言母歸者明思而不止當襄

公時故云襄公即位夫人思宋也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

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

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父

母出為逆無子出為絕人世淫佚出為其亂族疾妬出為其

亂家有惡疾出為其不可供粢盛多口出為其離親盜竊出

為其反義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更三年喪不去前

貧後富貴不去於今令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若不順父

母與淫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絕嗣與勃德故

也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嬪妾既多不為絕嗣故易同

人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是也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

子多矣皆不出若犯餘六出則去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

秋杞伯姬來婦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王后犯出則廢之而

已皆不出非徒無子故易鼎卦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

道遠之而已以天子天下誰謂河廣一葦杭之也箋

宋遠跂予望之

箋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

何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誰謂

根葦也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

治為于偽反疏束也一葦至喻狹○正義曰言一葦者謂一

遠與同狹音疏束也一葦至喻狹○正義曰言一葦者謂一

渡直自不往耳非為其廣○葦葦鬼反杭戶郎反與音餘下

云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

為家其後無所出故也○誰謂河廣一葦杭之也箋

兵則有勇力為車右當亦有官但不必州長為之揭伯也

為武貌則傑為有德故云英傑傑亦特立與傳一也

執戈為王前驅 戈長丈二而無刃箋云兵車六等軫也

尺為差。設市朱反長如字又直亮反軫。疏傳設長丈二

本亦作輻之恐反會由反發聲牙音謀而無刃。正

義曰考工記云設長尋有四尺尋入尺又加四尺是丈二也

治氏為戈戟之刃不言設刃是無刃也。箋兵車至為差也

正義曰因設是兵車之所有故歷言六等之差考工記曰兵

車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祕六尺有六寸既建而

池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入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

等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軾常崇於設四尺

謂之五等會矛常有四尺崇於軾四尺謂之六等是也彼注

云戈設戟矛皆插車軾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插用則執之此

據用以言也又廬人先言戈設車軾會矛夷矛之長短乃云

攻國之兵又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

則六建於六等不數軾而數夷矛不引之者因六等自軾歷

數人及以上為差之備故引之六等者自地以上數之其等

差有六故注云法易之三才六畫非六建也建者建於車上

非車上所建也凡兵車皆有六建故廬人先言戈設車軾會

者因會矛夷矛同為矛稱故自軾至矛為六等象三材之六

畫故不數夷矛其實六建與六等一也若自戈以上數為六

等則人於六建不處其中故鄭云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

焉明為由此故自軾數之以戈軾為地材人及為人材矛戟

為天材人處地上故在設下如此則得其象矣或以為凡兵

車則六建前驅則六等知不然者以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

鄭云此所謂兵車也明兵車皆然非獨前驅也前驅在車之

右其當有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註

司農云五兵者戈設戟會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註

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

數也其實兵車皆有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利車戰野戰枉
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又檀弓注云射者在左又左傳曰前
驅獸犬射而殺之

自伯之東

疏 自伯之東。正義曰
此時從王伐鄭鄭在

是皆有弓矢也。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為王前驅即云自伯之東明從王為前
驅而東行故據以言。首如飛蓬。婦人夫不
之非謂鄭在衛東。首如飛蓬。在無容飾。豈無膏沐

誰適為容

適主也。適都歷反。註
其雨其雨杲杲

出日

杲杲然日復出矣。箋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
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杲杲老反

出如字沈推類反。願言思伯甘心首疾。願念也。箋云
復扶又反下同。願言思伯甘心首疾。願念也。箋云
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我憂
思以生首疾。厭於豔反下同。嗜市志反。憂思息嗣反。疏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願念也。箋云
亦為每言我每有所言則思念於伯思之願足於心由此願
生首疾也。傳甘厭。正義曰謂思之不已乃厭足於心用是
生首疾也。凡人飲食口甘遂至於厭足故云甘厭也。箋如

人至不能絕。正義曰箋以甘心者思之不能已如口味之
甘故左傳云請受而甘心焉始欲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為
厭故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

欲甘心不能絕甘與子同夢義亦然。焉得諼草言樹
之背。欲忘之。焉於處反。諼本又作萱。况爰反。說文作蕙

云令人忘憂也。或作蕙。背音佩。沈又。願言思伯使我心
如字。令人忘憂也。或作蕙。背音佩。沈又。願言思伯使我心

痾 痾病也。痾音每。又音悔。疏。焉得至心痾。毛以為君子既過時
身故言我憂如此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

冀觀之以忘憂伯也。既久而不來每有所言思此伯也。使我
心病。鄭以願為念為異。傳諼草至北堂。正義曰諼訓

為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欲得人善忘憂
之草不謂諼為草名故釋訓云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
草是諼非草名也。背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欲樹草於

堂上。冀數見之。明非遠地也。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
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
皆云北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也。昏禮注云洗南北直

詩疏三

志

室東西。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在房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摠名房外內背名爲堂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所以育人民也。

育生長也。狐音胡喪息浪反。下注同。妃音配。下注同。殺所戒反。又所例反。所

以育人民也。本或作。疏曰。有狐三章章四句。至人民。正義。蕃育者非長張丈反。疏曰。作有狐詩者刺時也。以時君不教民隨時殺禮爲昏至使衛之男女失年盛之時爲昏而喪失其妃耦不得早爲室家。故刺之以古者國有凶荒則滅殺其禮隨時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使爲夫婦所以蕃育人民。刺今不然。男女失時謂失男女年盛之時不得早爲室家。至今久而無匹是喪其妃耦。非先爲妃而相棄也。與氓序文同。而義異。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日多昏注云。荒凶年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是凶荒多昏之禮也。序意言古者有此禮故刺衛不爲之而使男女失時非謂

以此詩爲陳古也。故經皆陳喪其妃耦不得匹行思爲夫婦之辭。

有狐綏綏在彼淇

梁

興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綏音雖。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之子無室家者

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無爲于僞反。疏有狐至無裳。正義曰。有狐綏綏然匹行在彼淇水之

狐之不如故婦人言心之憂矣。是子無室家已思欲與之爲室家。裳之配衣猶女之配男。故假言之子無裳已欲與爲作裳以喻已欲與之爲室家。傳綏綏匹行貌。正義曰。序云喪其妃耦而言故知綏綏是匹行之貌。傳之子至配衣。正義曰。以此稱婦人之辭言之子無裳則謂男子爲之子也。故言之子無室家者直指言無裳則因事見義以喻已當配夫故云裳所以配衣二章傳曰帶所以申束衣則傳皆以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宜配之也。故箋云是子無裳欲與爲室家之道申說傳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厲深可厲之者所以配衣之義。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厲深可厲之者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帶所以有狐綏綏在彼

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

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唯季反下注同疏木瓜三

句至是詩。正義曰有狄之敗懿公時也至戴公為宋桓公迎而立之出處於漕後即為齊公子無虧所救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則戴也文也皆為齊所救而封之也下摠言遺之車馬器服則二公皆為齊所遺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成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死三月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繫馬繫於廄之馬言遺其善者也器服謂門材與祭服傳不言車文不備此不言羊豕雞狗舉其重者言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

心所欲耳經三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木瓜楸木也

章皆欲報之辭

瓊求營反說文云赤玉也匪

報也永以為好也

箋云匪非也我非敢以瓊琚為報

已國之恩也。為好呼報反篇內同疏桓之大功思厚報之而不能乃假以瓊琚事以言設使齊投我以木瓜我則報之而不能乃假以瓊琚我猶非敢以此瓊琚報齊之木瓜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我以恩情而已今國家敗滅出處於漕齊桓救而封我如此大功知何以報之。傳木瓜至玉名。正義曰釋木云楸木瓜以下木桃木李皆可食之木則此木瓜亦美木可食故郭璞云實如小瓜酸可食是也。以言瓊琚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聘義注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非玉名也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琚故知琚佩玉名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琚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

投我以木桃

中

報之以瓊瑤瓊瑤美玉。瑤音遙說文云美石。匪報也永以為好

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瓊玖玉名。玖音久書云玉黑色。匪

報也永以為好也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書曰厥苞橘柚。苴子餘反橘均栗反柚餘救反。疏傳孔子至禮行。正義曰孔

小雅喟然嘆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於柏舟見匹夫執

志之不易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為君子於考槃見遜世之士

也傳於篇末乃言之者以孔叢所言摠論一篇之事故篇終

言之小弁之引孟子亦然。箋以果至橘柚。正義曰箋解

於木瓜所以得見苞苴之禮者凡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

此投人以木瓜木李必苞苴而往故見苞苴之禮行知果實

必苞之者尚書曰厥苞橘柚橘柚在苞明果實皆苞之曲禮

注云苞苴裹魚肉不言苞果實者注舉重而略之此苞之所

通曲禮註云或以葦或以茅故既夕禮云葦苞二野有死麇

白茅苞之是或葦或茅也

木瓜三章音十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三之三

毛詩注疏

中清室唐書重刊

黃中棧葉

毛詩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氓

氓刺時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
唐石經作氓者避民字諱而改之耳猶避世字諱改泄作洩
也傳氓民也說文氓下同是毛詩此經作氓之證氓字田部取諸
周禮遂人耳周禮釋文致氓亡耕反又五經文字田部取諸
鄧反又音盲者亦周禮字○按周禮亦本作氓唐人改氓
刺淫泆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
正義本皆作佚唐石經改作泆者非也閩本以下正義中亦
皆誤泆餘同此

蚩蚩者敦厚之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
者字案有者衍也

非我以欲過子之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
以作心案以字誤也考文古本以心
復出亦誤

總角之宴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之宴如字本或作井者非正義云經有作井者因甫田總角井

兮而誤也定本作宴考羔裘傳宴鮮盛貌此義當與彼同釋

文正義皆不從或本是也。按鄭羔裘作晏鮮盛貌非宴字也宴不得訓鮮盛

信誓旦旦然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至旦旦然又云定本云旦旦猶怛怛考釋文云旦旦

說文作息息說文心部怛下重文云息或从心在旦下詩曰信誓息息是許本毛詩經字作息也鄭箋之本字與許

異經字作旦傳同而旦即息之假借故箋云言其懇惻款誠字為旦義仍為息實與許未嘗不合也定本改息用怛又以為傳始有此字乃去傳然字而以猶怛怛附益之皆誤之甚者也考文古本作信誓旦旦然猶怛怛也一本作旦旦猶怛怛然無信誓二字皆采正義而又皆誤

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耳當作爾其說是也傳云旦旦然箋云旦旦爾然爾一也考文古本作爾因二字不別而偶合

曾不念復其前言相臺本同小字本念復作復念案正義標起止箋曾不復念其前言云今定本曾不念復其前言俗本多誤

則我而已焉哉閩本明監本毛本而作亦案所改是也

注云故髮結之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故作收案收字是也

變本言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當作忘形近之譌也

○竹竿

遠兄弟父母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同相臺本作遠父母兄弟毛本初刻遠兄弟父母後改從相臺本案相臺本誤也釋文以遠兄二字作音可證段玉裁云從唐石經今本誤則非韻見六書音均表

○芄蘭

合為二之道補毛本二作一案一字是也

無之亦下二句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之當禮誤非也此無字是刺之誤

刺之而言容璲之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遂傳箋同正義作璲遂璲古今字易而

說之也例見前

君子之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以案以字非也正義云以興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

今君之德何以不溫柔又云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皆其證

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延字衍也釋文云恒蔓於地本或作恒蔓延

於地者後人輒加耳考正義云恒延蔓於地乃自為文以延蔓說蔓非其本箋有延字也延在蔓上亦其證矣各本皆誤當正之

然其德不稱服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云然其德不稱服正義說傳云而內德

不稱說箋云而內無德以稱之是與定本不同也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當是而內德不稱考文古本

服作副下有也字未見所出

玦用正玉棘若擇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正誤玉擇誤擇以儀禮考之浦校是也

○河廣

前貧後富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貧下浦鏜云脫賤字以大戴禮及家語考之浦校是也

杞伯姬來婦

補婦當作歸

亦喻近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無亦字義亦通考下箋云行不終朝亦喻近乃

亦此箋非此箋亦上喻狹當以定本為長

○伯兮

至不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反下當有焉字唐石經以下各本皆有此字也

則傑為有德故云英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傑注同正義作傑傑傑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戈祕六尺有六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祕誤祕是也

諼草令人忘憂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當作諼草令人善忘故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傳不言憂箋以憂申之也若傳已云忘憂則生疾危身人所共曉何煩更箋乎釋文云令人力呈反善忘亡向反又如字爾雅釋文引詩云焉得蕤草毛傳云蕤草令人善忘是釋文本不誤也正義說傳云諼訓為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此正義本忘上有善字之證其仍云忘憂者以鄭說為毛說凡正義以為毛鄭不異者其自為文每如此非傳有憂字也正義本當亦不誤釋文諼下云說文作蕤云令人忘憂也皆所以著其異耳不知者反據之并取正義自為文者以改此傳失之甚矣各本皆誤當正之考文古本作善忘憂采釋文正義仍誤存憂字

洗南北直室東西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隅誤西以士昏禮記注考之是也
背名為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背作皆案所改是也

○有狐
所以育人民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至人民又云所以蕃育人民釋文云所以育民人也本或作蕃育者非正義云所以蕃育人民其本當有蕃字但未有明文耳人民以作民人為是出其東門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焉蓼莪序云民人勞苦標有梅傳亦作民人此序當同釋文有誤作人民者今正詳後考證考文古本作民人采標有梅傳

厲深可厲之者小字本相臺本者作旁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旁字是也者是誤字考文一本作傍此誤采他正義所易之今字耳

○木瓜

其畜散而死三月閩本明監本毛本死作無案今齊語作其畜散而無育浦鋪云育誤分爲三月二字是也

瓊玉之美者琺佩玉名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琺下云

女同車云佩玉瓊琺故知琺佩玉名段玉裁云此傳石誤爲名久矣佩玉石者佩玉納閒之石也雜佩謂之佩玉有琺琺以納閒琺琺皆美石也鄭風正義釋文皆引說文琺佩玉名名亦石之誤瓊爲玉之美者故引伸凡石之美者皆謂之瓊

結已國之恩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結已國以爲恩也一本作結已國之恩也正義本無可考考文古本作以爲采釋文

酸可食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酸誤酢案此依今爾雅注改耳

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當作

石考正義下文云琺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石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則玖非全玉也據此則正義本唯琺佩玉名作名其瓊瑤美石瓊玖玉石皆作石故云三者互也互謂玉名美石玉石相互也若是瓊玖玉名則與瓊琺佩玉名同與瓊瑤美石別而三者不復互矣亦不當引傳玖石次玉而說之也今正義瓊瑤美石不誤而瓊玖玉石及玖言玉石二字皆誤爲名所當正也

瓊瑤美玉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瑤下云美玉也說文說文琺琺瑤皆石之美者玉爵瑤爵爲等差在周禮禮記

瓊玖玉名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玖下云玉名字書云玉者說文玖石次玉黑色者玉石見楊雄蜀都賦漢書西域傳師古曰玉石石之似玉者也今考正義本作玉石見上

二百四句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四作三案四字誤

Small rectangular text block on the right page, containing several columns of faint, illegible characters.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 grid-like structure with vertical lines separating columns. The characters are very light and difficult to read,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list or a table of contents.



